

三隻金鏢

五卷

奉天益新書店發行

康德八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武俠小說
三隻金鏢 (第五集)

定價國幣八角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編輯人 **竭秉鈞**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人 **竭國相**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東門裡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所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滿各大書局**

武俠小說 三隻金鏢 第五集

第五回

朱廉斌陷身入匪窟
黃三太送靈黃羊山

詩曰

體會溫存示大方
噓寒開暖勸君酒

柔情無限個中藏
誰說狐媚不惑郎

救了三俠二小，幸虧你還是大家主的姑娘俠義的門徒，怎麼這樣小家子氣，班很瓶一想，既然點頭答應，將來就是夫婦，何必這樣句束呢，想到這裏遂說道，四位姐姐不要多說少道的，我給他解繩就是了，月娥姑娘最壞不過，遂插言說道，他是誰呀，這一句話不要緊，操得班銀瓶面紅過耳，彩玉把自己的妹妹擰了一把，班銀瓶走至在劉銀祥的近前，用手一拉他的肩頭，劉銀祥早已操的不敢抬頭，人家用手一拉，自己不知不覺可早把身形轉了過去，班銀瓶姑娘把劉銀祥的繩子解開，將然把繩子往地下一扔，焦月娥向劉銀祥說道，你可是二十多歲小夥子，人家是二十來歲未出閣的大姑娘，男女授受不親，你也不能不懂，四小姐親自把繩子給你解開，如果你要從此負心，皇天后土當不佑你，將話說完，一拉焦二小姐與班金瓶班銀花的衣襟轉身就走，焦大姑娘他的意思，也沒有別的，不過是叫他們小夫婦叙叙中腸，想個法子日

被怎樣能够團圓，又誰知班銀瓶可錯會意了，一看他們姐妹要走，三步兩步趕上前去，一把抓住他們，勸了一聲四位姐姐你們要從此一走，那分明是有意陷害我班銀瓶，別的法子我也沒有，只可用劍自刎於四位姐的卧榻前，焦氏姐妹班家姐妹一看四姑娘真急了，只得止住脚步，笑嘻嘻的說道，這個時候拉着我們，有朝一日我們要不走，你就該趕我們了，班銀瓶說道，四位姐姐不要取笑，他在此處不能久待，你我想個法子，怎麼把他放走，頭一節他回去好釋回我三哥，再者說他要待長了，我那大姐姐回來，沒有不找，倘若找到這裏，那可怎麼辦，焦二小姐聞聽一笑，他找來也不要緊，那裏有人姨子爭妹夫的班銀瓶說道，先別說笑話，趕快想個法子叫他走才好，焦大姑娘叫了一聲四妹妹，這麼一說就讓他走了，他跟咱們是兩家的仇敵，如果沒有相當的法子，將來這個親事怎麼辨呢，班銀瓶一聽，恍然大悟，心說找這才是遇事則迷，要不是焦家姐姐提醒，幾乎倒把這件事忘了，想到這裏，也是個急勁兒，把羞恥也忘了，遂向劉銀祥說道，你回到店房，頭一件要緊的事放我三哥回山，可是今天你不用去，明天早晨再走，你由這裏出去，出東寨門約有二三里，那裏有一帶葡萄架，挨着樹林子就是葦塘，你就到葡萄架前一等，二鼓以後我必然前去，劉銀祥聞聽點了點頭，焦家姐妹出主意，叫班銀瓶到西跨院班金花的屋中，把劉銀祥的軍刃暗器設法盜出來，好教劉銀祥帶着走，班銀瓶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來到西跨院一看，也真巧班金花還未回來，四小姐到了屋中，劉銀祥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班銀花來了，焦家姐妹一聽，趕緊站住身形，看了看正是四小娥班銀瓶，這才應道，四妹妹你怎麼倒走在我們後頭了呢，班銀瓶聞聽道，二位姐姐先別問我，我先問你們二位這是到那裏去，焦氏姐妹一聽，不由得臉一紅，叫了一聲四妹妹，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我們那裡有地方去呀，不過是依靠四妹妹一同前行，省得在此毫無出路，班銀瓶一聽這才明白，也願有這麼兩個人作伴，心裏頭也很喜歡，看了看他們姐兒兩個，也都背着一個包袱，三個人這才湊在一處，一直修奔相約的地點，將然走到蘆葦塘，就聽裡面有喊讓的聲的音，把二位姑娘可給嚇着了，月娥向彩玉問道，彩玉並未答言，跟班銀瓶，兩個人先把包袱放在旁邊，各自把軍刀亮出來，將然要往前走，賈明看的明白，一看是三個大姑娘，心裏頭特別高興，遂說道，你們三個小母才來呀，班銀瓶首先答言，你是甚麼人，在此何幹，賈明說道，這不是班寨主的大姑娘，由打山裏他把我趕送此處，我問他因何趕於我，他用手一比划，原來要跟我成其苟且之事，我乃堂堂大丈夫，頂天立地男兒漢，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大將金頭虎賈明，我焉能貪花好色，故此我是絕對不應，焉想到他手拿一條鐵棍，當場威嚇，三個姑娘一聽，呦了一聲，心說這個小子才不是好東西呢，賈明接着說道，我爲保持我金頭虎的貞節，一時失手，將他用杵杵死，我又恨他女子不貞，心性好淫，死後我要杵他一百零八杵班銀瓶一聽，准知道賈明這樣兒，他決以不會說瞎話，再說素常又知道他姐姐跟婁兵的那個行爲，想到這裏，不由的

心中難過，暗含着說道，我的姐姐，你跟婁兵可以，你跟外人怎麼也這個樣呢，今天死在這個醜鬼手內，我怎麼與你報仇呀。豈不可惜，想至此處，高聲說道，賈明你把我的姐姐害死，我怎麼能跟你善罷甘休，你還不來受死，等待何時，賈明一聽哈哈大笑，遂說道，我真想不到他有他這麼漂亮的妹子，我要是知道，就衝着這個小姨子，我也不好意思不答應他求我的那件事，班銀瓶聞聽道，醜鬼少要在你姑姑奶面前胡說八道，你要真有胆量，你就滾出來，你家姑娘跟你一死那拚，賈明，怎把姑娘們放在心上，遂擺一字寶鐵杵，跳出蘆葦塘，高聲說道，小母你過來咱們兩個人幹々，班銀瓶姑娘一聽，賈明滿嘴不說人話，並不答言，一擺手中的寶劍，趕步回前就是一劍，賈明到了這個地方真橫，眼看着劍到並躲閃，容着劍離切近，單臂用杵往上一擦，那個意思打算把姑娘的劍撞飛了班銀瓶知道賈明這是一力降十會的法子，趕緊把劍抽回來，賈明杵隨劍進，够奔班銀屏胸前便刺，四小姐躲杵變招，兩個打在一處，焦家姐妹一看賈明的能耐還不含糊，就憑班銀屏一個人，還真不是他的敵手，姐兒兩個一打手勢，各擺手中寶劍，把賈明圍住，你可別看賈明戰一個班銀瓶力氣有餘，趕情三個姑娘將他圍上把賈明鬧了個手忙腳亂，賈明素常這個人就不規矩，今天再搭着寡不敵衆，他可就把他那一身討厭的習氣，全都施展出來，人家有了名的俠義，成了名的劍客，只要跟女子動手，對於挨傍擠靠，除非是萬不得已之際，決不使用這種招數，就爲的是避免男女之嫌，到了賈明可

就不然了，遇上女子，他就算是得着理了，甚麼跨打肚腹，跨打擦陰，這種招數，是越多越不嫌多。可有一節，賈胡剛才掉在泥水坑，一身的臭泥，全都帶着啦，他與三位姑娘動手，等到了挨傍擠靠，准要弄人家一身，姑娘愛清潔乃是普通的常情，就皆因他這一臟，姑娘們全都躲着他，賈明也知道這個意思，就以此爲勝，你越怕他越來勁。因此動手賈明可得了便宜，雖然這麼說，三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動手也就是三、多個照面，賈明己然是招窮力盡，遂把鐵杵虛恍一招，脚尖點地，縱出了圈外。說了十聲小母你們敢進來嗎？語畢仍然縱進了葦塘，三位姑娘一看賈明逃入了葦塘，有心趕一又怕受了他的暗算，要是不趕，眼爭他把大姐班金花性命結果了，此仇焉能不報，班銀瓶急的在外使破口大罵。放聽裏面賈明回答道，小母你不用罵，你要打算跟我見面高低上下，大將金頭虎也不怕你們，可有一節，這個地勢狹窄，動手不便，你們要退出兩箭地，我就能出去跟你們動手，三位姑娘一聽，齊聲說道，這個倒容易，我們馬上就退，說着話三位小姐各拿兵刃，果然就退兩箭多地。賈明在暗裡觀看，一看人家真退了，他這才走出來，到了兩個包袱切近，下腰拿到了手中大聲說道，小母們，我定下媳婦還沒娶啦，你們把這個包袱送給我，留着我娶媳婦作嫁妝用吧，說着話撒腿就跑。三位小姐一看不好，可了不的了，咱們上了他的當了，往回退的時候，不應該不把包袱帶着，要說賈明這個人也可笑，他跑進了葦塘，要走可也就走了，就皆因他看見人家那裏放着兩

個包袱，又因班銀瓶接着一罵他，他一想我何不將他們誑開此處，將包袱騙到手中再走不遲，想到這裏，這才叫三位姑娘閃開，你說也巧，這三個人果然上了他的圈套。此刻一看把包袱拿走，那個氣可就大了，姐兒三個不約而同，全都手持軍刀拚命的趕，賈明一看，人家隨後趕來，撒開了羅圈腿，往前飛跑，怎奈身上兩個包袱，非常沉重，堪合就要趕上，賈明真是着急，拍頭觀看，心裏這才放心，原來對面來到一片樹林，賈明往前緊走，進到樹林一看，原來這一帶葡萄架甚多，其中還有不少菓木樹，樹枝低垂，賈明要穿林而過，忽然聽見後面有腳步聲音，看了看三位姑娘已然趕進林中，賈明准知道往外走，他們還是趕，倒不如跟他們繞樹走，很有個意思，這才圍着葡萄架來回繞主意到是好，怎奈人家是三個人，三繞兩繞人家三個人，分成了三路，把賈明圍在了中間，賈明還是不敢往外撞，只要一撞，頭裏那兩個人攔着，後面准是有一個人趕，身上又背着兩個包裹，又在亂樹之中，如何能抵擋的了。賈明一着急，可就想起樹上結的葡萄來了，一伸手摘了一堆，拿到手中非常綿軟，知道己然是成熟的，看了看正趕上三個女子趕到，賈明一抖手，說了一聲着法寶，吧的一響，正打在四小姐胸前，裏面菓子汁，澆了姑娘一臉，班銀瓶用手摸了摸，粘粘糊糊，四小姐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東西，想着又惡心，又是生氣，只得用手往下直抓，賈明一看這個法才好，忙着連連往下摘，又照定彩玉月娥打去，起先這三位姑娘一面用手往下抓，一面還趕，後來賈明連連往外打，打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驢，人稱賽毛蓬。楊香武，楊五哥。你們二位見見禮，四姑娘一聽，心說我還已爲是媒足閃德俊了，原來不是，目已與楊香武福了福，楊香武還了一禮，俞若梅說道，四妹妹你快收拾收拾遂找下山，此處你不用住了，常了不是話說，四姑娘班銀瓶一聽，未中心懷，驢道姐姐我上那去呀。俞若梅說道，妹妹你的事不用瞞着了。那劉銀祥兄弟，把話全說了，四姑娘臉一紅，說道姐姐，小妹未見姐姐之面，那劉銀祥我是不承認的，俞氏若梅說道，妹妹不用高抬姐姐了，就算我的主意把，四姑娘道才領他們到自巳屋中，伍氏催促他收拾東西，四姑娘道，不用收拾了，姐姐你替我與那個梳沖妹小辨的，給我要去罷，俞氏說道，昨天他抗的那兩個包裹，是你的嗎。四姑娘道，不光我的，還有我大舅那兩位姑娘的呢，俞氏說道，這又是何人呢，四姑娘道，姐姐你不用問了，有了功夫我在跟你說罷。他們正在收拾之際，門一響，進來了二位女子，說道四妹妹，這是何人，班銀瓶說道，來來你們姐兩見見，這是我義姐俞若梅，這位勝三爺的高足，賽毛遂楊香武，俞若梅說道，四妹妹，這是你那二姐表姐嗎，那二女子萬福了萬福說道，四妹妹你如一走，你可得將我們帶着哇，不然我姐妹在此山中，何日是出頭之日呢，俞若梅說道，妹々他二人跟你幹麼去呢，四姑娘班銀瓶，在俞若梅耳旁低低說了幾句，俞若梅點頭思了思說道，莫不然，叫他兩遂你奔碧露山吧，四姑娘道姐姐碧露山是那裏，我到那裏何用，俞若梅說道，今天我來爲的是帶你一走，撤去此山一部分勢力，既然他家

姐妹若走正好，我送你們回碧露山，劉銀祥家中，見了老人家碧日神佛劉士英再作商議。是那焦家二位姑娘不知是何事情，說道這位姐姐，你還作不了主嗎，還商量甚麼呢，俞若梅說道，二位妹妹，不是我作不了主，這個事得與二位妹妹商議，我打算將你們三人，送到碧露山，將二位妹妹，許配劉銀祥大哥，與四弟，一者未見劉叔父的面，二者未與二位妹妹說一聲，你想這樣的事，我作的了主嗎，二位女子一聽，一紅臉低頭不語，自己心說，劉銀祥生的漂亮人物，他那兄弟當然也錯不了，自己如此時不說好了，到了山上在變了卦，可就糟了，於是將羞燥之心，拋於海外說道，姐姐你看客合適，你就作主罷，妹妹我兩還有甚麼說的嗎，俞氏若梅說道，你們二位看見劉銀祥了未有，他大哥四弟比他長的都好，這個說親，可不知人家願意不願意，楊香武在一旁說道，妹妹不用商議，劉金祥，劉祿祥二人，這頭有我作保，女家這邊你作保罷，焦家二位姑娘一聽，羞的滿面非紅，自己心中甚是樂意，俞若梅說道，就這麼辨罷，咱們快走，否則晚了又生他變，於是他們收拾已畢，出了後宅，方一邁步，就聽前邊有喊殺之聲不絕於耳，俞若梅心中掛念着閔德閔他們，不見火光，當然是不得手，大概是事機不密，被人家發覺，還得自己去看看去罷，說道楊大哥，我們前邊看看，你去後宅放火吧，越大越好，多點幾處，焦家二位姑娘說道，東邊是三堆糧台，大約有三萬五萬的，要是點着了，斷絕了此山的糧台，你要是點着了他們必趕忙來救，前後被困人的就許逃走了，楊香武說道

衆位妹妹，莫不如咱們一同去點，省的我摸不着那是那，還許壞了事，於是四姑娘與黛玉二女同收拾好了，帶上引火之物，離了跨院，奔後面積糧草的所在，他三人是本山的人，輕車熟路，不多時到了，他四人分在四處，各點一處，不多時烈焰騰空，又有點東北風，燒個正着，他們四人趕緊離火場，到了前院一看，蕭銀龍累的張口代喘，閔德俊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劉雲左勝代傷，正在一髮千鈞之際，俞若梅代領他們到了，閔德俊這裏是怎麼會事呢，原來他與俞若梅商議好了，令他煎寨放火，他三人就順大道先來了，既至到了前寨，各處一探望，到未有甚麼可看的，他三人就來到大廳院，就見有婁兵報道，千疊山雙峯嶺二位寨主到了班海一聽，說道大哥，此三位是誰，小弟能見嗎，神拳無敵白玉烏焦大爺說道，此二位不是外人，誰不知河北三俊的名號，與爲兄乃是金蘭之好，想必是聽我與勝英鬧了點錯，他們三位前來看望，妹丈咱們接進來一同談話好了，閔德俊他們三人，均伏在房脊以上隱着住身形，就見由大廳走出二位，身高八尺，膀闊腰圓，一位身穿天藍色，一位身穿醬紫色，均是頭代鴨尾巾，嵌着美玉，高挑三尖茨菇葉，相着寶玉，鬚邊斜插藍絨球，內襯鋼鈴下身兜當聲庫三相軟底洒靴鞋，打着裹腿，閃披着二藍的大氅，一位黑鬚，一位花白鬚，蕭銀龍一拉閔德俊說二哥，你可認的二位，閔德俊說道，大概花白鬚的，必是此山的大寨焦雄，黑鬚的，必是班海無異，蕭銀龍一點頭，又見又走出四人，均小衣襟，短打扮，散披大氅，威威烈烈，

大有英雄氣概，他們出了前廳，到了寨門，迎接三位寨主，既至到了大廳院，蕭銀龍與閔德俊一看，均不認識，有三人可認的，正是那太倉三鼠，秦尤，崔通，柳遇春他們三人是由那裏來呢，原來他們三人，自從在班家寨告辭先走，趕上送靈柩的，返回焦家寨報告了信息，他三人就下山去了，他三人思想着，怕五烏兄弟不是四十八小俠是對手，故此躲了，他三人行無說定，天到五錯，到了一道大山，當的一聲，出來一夥人就聽有人說，歹，對面孤雁棉羊，留下金銀，買命過山，三鼠一聽，真新鮮，真還有規我們的，於是說道，辛苦兼位，此處總瓢把子是誰，那人說道，合字嗎，秦尤說線上的，啊，那人說道請道個萬吧「姓」秦尤道，在下太倉三鼠，姓秦，那人說啊，不用問了，那二位必是崔爺柳爺了，秦尤道，足下何人，怎麼和我兄弟的名子，那人道小子我姓王，排行在六，有個外號，快嘴王六，我久聞三位大名，今天我看三位有些面善，故此打起，不想正是三位，你們由何處來，上何處去，秦尤道，此山誰爲首，只有幾人，王六道，此山大寨主，神機學士雙龍俠，尹福尹琪祥，二寨主神拳無敵濟世俠，朱禎朱廉斌，三寨主鐵掌無敵蓋世雄，于錦彪，秦尤一聽說道，此三位莫非是江湖人稱江湖北三俊的嗎，王六道不錯，正是三位，三位與我們大寨主認識嗎，秦尤道，聽說過未見面彼此都是舊名朋友，煩勞通稟，就提太倉三鼠求見，王六道道，請三位山寨一叙罷，說着話，命人前去回報，不多時來人請道，三位山中待茶，我們三位寨主下山迎接，正在此時當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來，靈爺說道，「噫！你先用開我，作個六個人呢。」賈明道，「他們均回店了，這裏的養後，咱爺兄兩辨罷，道爺說道，他們走了，咱回店罷。」賈明說道，「老道大爺，不稍候候我，辨一點事，諸葛道爺不知是甚麼事，只可點頭，賈明他到了大廳，用火把將窗靈引着不多時烈焰騰空，諸葛道爺一看賈明作事太絕，心說後寨香武點的，前寨又被賈明引着，可謂慘哉慘哉。」於是說道賈明，咱們走罷，賈明說老道大爺，快着走罷，不然他們回來，我賈明可了不了啦。」說着與頭前帶路，諸葛道爺順山路，出了山口，回到店房一看，衆位老少英雄，均在門外接迎，蕭銀龍，閔德俊，劉雲，楊香武，亦過來謝了救命之恩，俞梅梅帶着三位姑娘，見過衆位老人家，焦家二女，與四姑娘班銀瓶，一看四十八小俠，個個精神，人人勇猛，談吐之間，不似在山上的兄弟一樣，真是別有一種令人羨慕的態度，何況又是光明正大呢，俞氏梅梅，與他三人一指引，他三人不聽別人名子，各人姓意否人的歸宿了，俞氏指引來，指引去，可就到了劉金祥，劉祿祥這裏了，俞氏若梅與楊香武一對眼光，劉金祥不知是甚麼事了，三位女子一低頭，操可劉金祥，劉祿祥兄弟二人開了個大紅臉，說道嫂嫂這是何意呀，楊香武，將他兄弟二人拉出上房，俞若梅將三位姑娘亦送至西房屋內，在四姑娘耳邊，低低說了一遍，四姑娘點點頭跟上面一紅，俞若梅回上房，這裏焦家二女說道，四妹妹俞姐姐說了麼，四姑娘說道若左不是說你二人的終身大事，你們聽信罷，二位姑娘心中歡喜，本來麼，二位姑娘在見面之

時，各人均已注意各人的人了，這且不表他姐妹三人聽信，返回在說俞氏若梅，到了着房屋中，見了孟二俠，說道老人家，侄婦有一點事兒，與你老人家商議，就將在山中與楊香武說的話，合盤託出來，孟二俠說道，只要金祥祿祥他二人未有說的，我劉大哥那裏不成問題，俞若梅才衝着賈明一點手，賈明到了若梅面前說道，賈兄弟，你有計策，有軍師之名，這其中的事，你也明白的，去作媒去罷，說好了，你槍的人家那兩個包袱，給你一個，你不是說你還未娶媳婦嗎，作爲作嫂嫂的見面禮，亦算是謝々大寶，賈明別看要貪嘴，人若一嘲笑他，他還操的說不出語來，賈明他一聽，俞若梅當着在位老老少少，白光露字的一說他，當着衆人，又不好意思說，他窘的自己臉也紅了，自己一扭頭出了上房，到東配房一看，楊香武正與劉金祥劉祿祥說話呢，就聽劉金祥說道，楊五哥，你這不是說這了嗎，俟後我兄弟回到家中，與老人家說知，再辨就是了，賈明一聽說道，二位兄長，這事不是那麼說法，你想人家俞若梅嫂嫂，在未出事以先，人家不是說了嗎，在四十八小兄弟捫身上，給他妹妹選一相富人材嗎，悞打悞撞的，碰在銀祥兄長身上了，況且又是人家私自放回來的了，人家四姑娘話說之時，還請焦家二位姐妹作證，可見人品之正，再說焦家姐妹，也是性情端重的人，那不然決不能拋却父母而去，大概是嫌山中無有出路，才捨去父母而適良人，劉金祥說道，賈兄弟，無拘你怎麼說，我是見了父母再說啊，賈明一聽人家不點頭，再說這個事，決不是動壓力的，正在此

時，俞若梅來了，說道賈兄弟，你辨的事如何了，賈明一蹶嘴說道，人家不應允，正此時，黃三太一推門也進來了，俞若梅說道，黃三哥，此事非你辨不可，劉氏兄弟不敢應允，恐怕劉叔父不樂意，賈明說道，這個年頭，可不能那麼說，自由結婚乃是雙方最得意相事情，雙方還得美滿，決不能在洞房花燭之夜新姑爺不入洞房，或是新娘子不脫衣服，說的衆位哄堂大笑，俞若梅說道，賈明小心你的肉啊，賈明道，嫂嫂這會可不是說你，我是比方事情，黃三太說道，劉氏三位兄弟，你們只管點頭，老人家的事，有我負責任，我是奉了諸葛師伯的命令而來，恐怕你們不敢應，耽誤了事事，劉氏三兄臉一紅說道，黃三哥，此事你負責任，小弟只可聽命，我兄弟們有個要求，此事如辨了，請俞氏嫂嫂辛苦一回，將他們送到碧霞山，蔣某中原委與老人家說明方好，俞若梅說道，劉大弟你不這麼說，嫂嫂我亦得這麼辦，目下焦家寨，大概完了，五鳥兄弟不見二女，其不事更不好理了，我送他到碧霞山，見了老人家說明一切，我還得趕緊的趕回，好解決三俊啊，俞若梅說道，衆人誰也不知三俊是如何人，誰也不注意，俞若梅告辭出了東配房，到西屋說道，三位妹妹，咱們收拾一走，賈明他背着兩個包裹進了西房，說道三位嫂嫂，給你們包裹，俞氏說道賈明，我不是說了嗎，給你一個作嫁妝，你怎麼不要呢，賈明臉一紅說道，四位嫂嫂我不要，大賓大保不是我，我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四姑娘與焦家三位姑娘一努嘴，四姑娘轉到門口，賈明一看心說要壞要壞，他們三位不

言不語，莫非有事嗎，他一看四丫娘轉在門口，他說道俞大嫂嫂，你得罪了，這個禮人家娶媳婦，我當了接嫁壯的了，那一天我知道，三位是劉家三位嫂嫂，他們背着包裹出來，怪沉的，所以我替他背來，到如今人家還不說謝我，你看見了沒有，人全要收拾我，俞小嫂你是小弟知己者，俞氏看賈明這個可憐兒，說道，三位妹妹，恕他這一次罷，目下還有要緊事，三位姑娘說醜鬼，你認打認罰罷，賈明一聽，心說，我怎麼的啦，甚麼叫認打，甚麼叫認罰，三位姑娘一齊說道醜鬼，我們是三位姑娘家，你爲甚麼張口嫂嫂，合口嫂嫂，許你教嗎，賈明他本是來找悶嘴來了，倘若三位姑娘不敢說話，他羅累了他就走了，這三位姑娘不比他人，可是賈明亦昏了，他以爲可欺了，他順嘴一說，四姑娘是麼身份，久有俠女之名，那焦家二女也是開通的女子，那不然亦不能棄了山寨，而自找良人，今天人家預先一步，將賈明堵住了，問的賈明張口結舌，半向未答出話來，賈明是滑油壞的能手，他今天作繭自縛，說道我是作兄弟的，雖甚麼時候叫，就甚麼時候叫，你們在你們山上住着，我決不去叫去，今天我亦叫出來了，請問你們認打怎麼說，認罰怎麼講，四姑娘班銀瓶說道，醜鬼，認打我三人你打一頓，與我們出氣，賈明說道認打不成，你們打一頓真得倒霉三年，不成我愛不了，還是認罰罷，四姑娘說道，認罰你跪倒磕三個頭，教三聲好聽的，作爲負荆贖罪，賈明一聽這可使得，說道三位嫂嫂請上受我賈明參拜罷四姑娘一轉身，賈明奔門口就跑，焦家二位一抖身抓住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棒案一拍，說道廉斌你胡說，復又冷笑道，你糊塗的可氣，猶其可憐哪，廉斌厲聲說你，何以見得呢，諸葛道爺，怒沖沖的說道，貧道將你棍責二百，打的是你午逆不孝，你明白麼，這句話說出之後，再看廉斌顏色驟變，二目往上一翻，立時昏迷過去，衆小俠連忙喊叫，老道目視蕭三俠，鑽嘆不已，四十八小俠，見道爺對廉斌善談，俱不以爲然，惟有蕭三俠，暗服諸葛道爺的眼力高超，能在亂軍之中，辯認賢愚，恩威並用不愧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軍師之名，不言衆人各思其事，此時廉斌已然還醒過來了，大聲痛哭，伏地不起，扶持他的四十小們，拉不起來他，急的連踢帶打，諸葛道爺把手一揮，喝道你等退後，四十八小們連忙撒手，旁邊站立，諸葛道爺說道，廉斌，既已明白，爾可是求生啊，還是求殺呢，意之安在，據實說來，廉斌收聲止淚，往上磕頭，口尊道爺，在上，敝人蒙恩打破迷途，已然醒悟，懇請破格施恩，容許敝人自新，沒齒不忘大德，請老俠們鑒原，成全敝人，免問一切詳細的原由，倘老俠客得難照准，敝人寧爲大不孝，願領斧鉞之誅，不之悔也，老道聞言，沉音不語，靜默良久，慨然說道，也罷允許你這個要求，此後願汝好自爲之可也，遂令楊香武，將廉斌帶下，調治棒瘡，將息一宵，明日還給他軍刃等物，放出店去，任他自便可也，楊香武遵令帶廉斌退下，賈七爺，蕭三俠，口稱師兄，你老人家，這番作爲，已然洞悉了廉斌的身份，如此的發落，實在令人欽佩，諸葛道爺道，這類人的性子，孝義忠誠俱全，惜乎太迂啦，貧道只得委屈求全，

從其匹夫不可奪之志，因而縱放於他，也就是看其將來如何吧，旁邊站起蕭銀龍，躬身說道，小侄我有二拙計，不知適用否，道爺與賈七爺蕭三俠一齊說道，你說來我們聽聽，再定行止，蕭銀龍說道，明日放廉斌的時候，最好是夜間，小侄以便暗地跟隨，探其究竟，一則以利戍機，或可藉此得知河北三俊的根基來歷，也好設法降伏他等，是小侄意見如此，請老人家定奪，孟二俠與道爺，哈哈大笑，道爺點頭沉音，蕭銀龍繼續着說請老人家放心，雖然尹祺祥焦熊班海等，奸狡機警，不容易不露打藏，即便是，被他們發覺，小侄去暗探太營，但是以平生所學，仗死去我勝三伯父陰靈保佑，雖不能戰，却可以能走勿論敵人如何嚴密，託衆位老人家之虎威，出入於山寨之中，頗可感不着多大的困難吧，並不是小侄狂言無知，所說的全是曾經實行過的了，大料沒有甚麼閃失之處，蕭三俠向道爺說道，道兄你看可否教他涉險一行嗎，道爺說賈施主你的意思如何哪，蕭三俠笑道，要叫我看哪，就叫他去走一遭，雖然危險一點，好在還不至於去得來不得，諸葛道爺思索了良久，別無他策，也只得點頭應允，說就這麼辨吧，可是一個人能以成嗎，蕭三俠說這個事，不能多派人，他單人前往，雖無功，敢保無過，討放寬心可也，諸葛道爺聽這個論調，也就不往下多說啦，就算是計議已定，一夜無事，次日午正的時候，四十八小俠來報，賊兵亮隊，道爺當時說道，我們接戰，四十八小俠俱都擦拳抹掌，搖搖欲試不多，到焦家寨前，列成陣勢，見賊隊中一聲號砲，見一賊人，由裏面跳

出，向戰場而來，見來的賊短衣服小打扮，足登薄底靴，通身上下一身青，懷抱雙劍，到在戰場之上厲聲喝喊，四十八小俠聽真，快將我們二寨主，廉斌，安然送出來，還則罷了倘若延遲我將爾等，盡皆置之死地，勿怨本寨主之不仁，四十八小一千衆人，聞言無不大怒，因爲道爺有令在先，不敢出戰，就見諸葛道爺，收拾已畢，由三太手中接過龍頭桿棒，向孟二俠說道，請孟施主嚴防賊人，衝殺過來，戰場之上，待我一人當之足矣，孟二俠說道兄可要多加小心，諸葛道爺笑了一笑，並未答言，飛步臨敵，尹祺祥一見喝道，來者老道你是勝老匹夫的何人老人家哈哈笑道，我是江西萬笏山，松竹觀，我今天特爲捉你來的，尹祺祥說你這老道說話，太也古怪，蕭三俠說道，山賊呀，我別人管不着，就有捉你的權力，尹祺祥大怒罵道，老道若大年紀，不說正經話，本寨主沒有工夫，跟你這人將就木的人動手，快快回去，叫孟二俠與四十八小，到戰場上一分勝負，諸葛道爺連聲冷笑，喝道賊子，還要在老夫的面前，賣弄乖巧麼，你想要以仗着身法與劍術，尅制四十八小，欺他等是年少的投藝，抵你不得，任爾大逞淫威，任意殺害，豈不知天意所在，人力何能強爲，幸而貧道在此，迎敵一戰，你勝得過我掌中軍刃，任你而爲說着話桿棒擡頭蓋頂就打，尹祺祥聽了這片言語，大爲動容，暗想道我之計策，被他說破，這老道定非平庸之輩，也未可知，心中計算着，手中劍劈面還招，交上手留心查看，見敵人，身法步眼及軍刃的進手，一看正是劍術門中人，却還是出奇之輩，那

敢疏忽大意，加着十分的小心，聚精會神的應付，走了約在數十個照面，尹琪祥飛身跳出圈外，用掌中劍一指說道，老兒報通名姓，再戰不遲，老人家橫軍刀哈哈大笑，說道山賊你要問我的名姓嗎，我也不能隱瞞於你，貧道複姓諸葛雙名山真，尹琪祥哦了一聲說你可是，外號人稱龍啞仙師鐵牌道人的嗎，老人家點頭說不錯不錯，倒是有這麼個小小的名望，尹琪祥皺了皺眉說道，我與你交戰甚不相當，因為你年紀過大，我不落這個欺負老道兒的名義，就請退回，換個年青力壯的前來動手，免傷本寨主的威名，道爺叫道，尹寨主，有我這口氣兒在着，決對由不了你呀，照打吧，言還未盡，軍刀已然打下，尹琪祥只得捧劍相還，一面動着手，暗自思想這老道，乃是前一輩的，成了名的俠義，不容易贏他，莫若用七星八步追命連環劍傷他，看是如何，拿好了主意，立時就變化劍招，施展絕技，往裏進攻，諸葛道爺一見厲聲罵道，好山賊爾在那裏，偷學來的命大爺的連環劍法，可惜妳咱會者不精，缺欠的很哪，來來來我走兩招兒，給你看一看，說話之間就把掌中的桿招法改變，也使的是七星八步連環劍的招數，尹琪祥一見大為驚異，暗道這老兒果然了得，他連誰家的劍法，都能辨認的出來，可見他無一不知啦，急忙變換劍法，盡力相爭，諸葛道爺用顛倒陰陽八們法，與他耐戰，尹琪祥高叫老道，既然用了耐戰之法，本寨主饒你多活一宵，明日再戰罷，隨着跳出圈外把手中雙劍橫空一揮，山賊隊中，人聲吶喊，一窩蜂相似，就要衝殺過來，他實指望合兵一戰，那知區

十八小，嚴陣以待，防守甚密，並有袖箭飛蝗石各種暗器驟雨的一般，打個不休，裏兵幾次衝突，俱被四十八小擊退。尹祺祥見此情形，諒難取勝，只得令下收兵，退回本山去了。孟二使得勝，回店，到了店中，擺酒慶賀，天到黃昏的時候，遂令蕭銀龍，將廉斌送出黃花鎮店房以外，任其自便，這句話傳下蕭銀龍立時就遵命辦理，廉斌棒瘡雖重，因為妙藥調治，尙可免強支持，身上背着鳳翅溜金當，蕭銀龍陪着他一同出了店房，穿過大街，直到四十八放下以外，蕭銀龍拱手說道前途保重，有緣再會罷。廉斌長嘆道蒙恩感德心照不宜，廉某就告退啦彼此拱手作別，這廉斌垂頭喪氣，無精打彩向正北而來走了的在三十里之遙，猛聽得人聲一片，一齊喝喊拿奸細，燈光亮色，掌將起來，爲首賊人，裏兵攔住去路，臨近看時，齊稱二寨主如何回山跪倒行禮不己，廉斌傳話爾等嚴守汛地遣人頭前引路，裏兵遵命，掌起燈火，在頭前行走，少時到在中大寨，廉斌往裏走，尹祺祥得報廉斌回來，甚爲喜悅，笑嘻嘻接出了來，相見之後，攜手而行，入寨落座廉斌問班寨主現在何處，因何不見三弟，尹祺祥說班焦二位等，俱在後山上，大寨之內，三弟保護糧草去了，廉斌點了點頭並未說甚麼，尹祺祥問道，二弟被擒，怎麼能够安然回歸呢，請道其詳，好一個誠實無雙的廉斌，就由被擒說起，直到被放，一字也不隱瞞，據實的述說了一遍，尹祺祥聞言，默然無語，沉音良久方才說道，那麼着你我意思打算如何啊，廉斌說道，古語云一腔熱血酬知己，現未命喪，可也是死而復生，弟

問兄長能否允許我，卸甲歸田。草堂奉親去麼，尹祺祥說道，賢弟呀，現在什麼時候，卸甲歸田的話，說的出嗎，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必要轟轟烈烈作一場事業，就算是不能留芳千古，也得要遺臭萬年，千古之後叫人也好知道，某朝某代的時候，有我們這些幾個英雄好汉，如是者行，方不負平生所學，也不辜負此生，豈不可與草木同朽，再者說盡忠不能盡孝，忠孝二字那能雙全，不能因為小受挫折，便明退志，依我之見，抱定百折不回的宗旨，自有成功之日，倘若將勝老匹夫遺體焚毀，江湖路上，何等的榮耀呢，廉斌聽尹祺祥這段言語，心中好生難過，連打幾個咳嗽聲，垂頭不語，尹祺祥笑着說道，得啦得啦，不用想不開了，設法報仇也就是了，退歸你的左寨將息身體，明日再談罷，廉斌厭厭答道好罷，站身往外，回至左寨，現在大寨之內，傳話擺酒，多時酒菜已畢，自斟自飲，反復尋思，不得要領，猛然間靈機一動，想起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策，遂即傳下令去，着寨大小頭目，一體知悉，少時本寨親身巡查山寨，自宜嚴守汛地，不得有誤，傳令之後，連飲了幾盃，站身到在後寨，更換行裝，打點應用零星物件，帶在身旁，叫婁兵預備文房四寶，濃墨侍候，不多時婁兵回報，預備已畢，廉斌入坐，提筆修書，不大的工夫，將書信寫完，裝入信筒，標寫明白放在棹案以上分咐婁兵，明日清晨，務將這封書信，送到中寨，交尹大寨主鈞閱，婁兵應聲得令廉斌下山而去，直到天明以後，並未回歸，只得將書信，送到中寨在大廳投遞，正直尹祺祥發落各山的事情，把守

大廳頭目，將書信呈至掉案。尹祺祥一見失聲說道呀，廉斌背我去了，順手將書信拆開，看上面寫的是，幾載相依，情如手足。同堂學藝，義結金追訂生死之交，插血爲盟，異姓相交如此，可謂重矣。弟何能背盟棄兄，不辭而行呢，是因正義所迫，禮教所拘，揆諸天理以度人情，與我兄之所爲相比較適當其反，弟被孟二俠等打破迷關，頓覺今是而非，昨日面辭，未蒙概允，並聞咱談，盡是荒誕不經之語，凌亂綱紀，大肆邪說，體查兄之氣概，意欲顛倒乾坤，本當破顏直諫，恐肇殺身之禍，只得合則留不合則去，再者弟因兄，身入爲匪，對戰三俠，陣前被獲，此弟以死報兄也，蒙孟二俠不殺，責以不孝而縱之，是死於兄而復活於三俠也，再世爲人，前盟當不足論矣，此弟不負兄也，惜乎兄導弟置父母之恩於不顧，違背庭訓，陷弟於不忠不孝，因之不得不棄兄而去也，自此埋首田園，草堂奉親倘兄以勢力相迫，弟只可訴諸恩師，是也非也，恩師自有定評，與兄百害而無一利也，兄其思之，不情之處，尙希見原，臨別留言，千祈珍重，冒瀆不莊，再世人廉斌具等言，尹祺祥看罷這封留書，又愧又恨，老羞變怒，大發雷霆將書信扯的粉碎，棄之於地，欲待親身去追，怎奈大敵當前，不克分身，正在忿恨之間，有人來報班海焦氏五島等來到，尹祺祥連忙起身接至大寨之中，按次序歸座，班海開口問道聞聽左寨糜寨主，脫險回山，特來問候，這一句話間的尹祺祥面紅耳赤，無法回答，班海等也是一怔，不知爲了何故，那敢注下再問靜默了片時，尹祺祥長嘆了一口氣，方

才開言，口稱衆位兄長，有所不知，廉斌與我乃是一師之徒，我們又是生死交的金蘭朋友，此番被敵人獲去，竟自被三俠，將他說反，並用反間計，放回了廉斌，他回山見我之後，便說出卸甲歸田、草堂奉親的話來。我當時婉言解勸令其歸寨休息，萬也想不到，昨夜他竟自不辭而別啦，留有書信一封，我將才接到，方知他已去了，追之已然不及，正在懊惱之際，衆位兄長駕到，提將起來，叫我怎樣回復，何以對諸位兄長，真正令人羞死氣死班海笑道：大寨主何必如此，諒一人之去留，無關本寨之輕重。再說人各有志，聽之可也。尹祺祥急急說道：兄長那裏知道，廉斌他這一走關係是至巨且重，五鳥等問道：有何等重大關係呢？尹祺祥連連打了幾個咳嗽聲，皺眉說道：他與我籍貫相同，兩個堡子，僅僅相隔六里半地，兩家不分彼此，親的一樣，並且兩家的家長，非常固執，我們的行爲，家中老少一概不知，他這回歸去，必要露了真情，我兩個胞叔，若是找到山前，那可真真把我難死，再進一步說他若報知我們的老師，那更是一件不好解決的事，雖然說我不懼怕於他，然而師徒名義上的關係，果然反目動起手來，在衆目之下，實在有點難爲情，真若是由這條道兒上來，對於我們本山的事進行，豈不是大有妨礙嗎？五鳥兄弟與班海聽了這片言語，沉音良久，問道：既然如此，可有甚麼善處之法嗎？尹祺祥雙眉緊皺，恨聲說道：也只可先發制人，迎着頭把這一切難關打破，然後進取黃花鎮到店房劫老匹夫的靈柩，除此而外別無良策，班海問道：先發制人的辦法，是怎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到落一個壽終止寢，弟兄三個，發喪已畢，守着百萬的遺產，倒是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侯氏安人持家有道，閨家欽佩，他們弟兄們，終日舞槍弄棍，消磨歲月，就生萬祺一子，自幼讀書習武，離他捫莊子六里半地，有個村子，名叫晒甲屯，有一家財主，姓朱名守義，當初也作過武職官，以後告歸林下，家傳的好武術，生有一子名叫朱文字與武，萬朱兩家，乃係世交，俗語云士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況且是幾輩隣居，又是飄々相交，自然是不分彼此啦，萬祺朱文小弟兄情投義合，常々在一處玩耍，後來拜在俞欽老劍客身旁爲徒，隨着在蒙山後峯，朝雲頂，大悲院學藝，十二年，有個師弟，是孤苦無家的一個孩子，被俞欽收爲弟子，他姓子名錦彪，藝成之後，隨同萬祺朱文歸家，萬祺娶妻龐氏，乃是勝英金刀會七義上巧手連環震北斗龐小魁之女，朱文之妻鄭氏，係將門之女，文武兼全，于錦彪因爲練童子工，不能娶妻，就常任在大師兄，萬祺的家中，後來萬大莊主病重，將合家人叫到床前，喘于々的道，我們老人家，雖然給我們留下百萬的遺產，但是他老人家在着的時候，一生行爲，可稱得起是罪大惡極，我們當兒女的，能說老人家的不對嗎，只因我眼看着不久於人世啦，不敢不對你們說明，有幾句成語說的好，是要報未報，時辰未到，又道是過在兒孫，近在己身，我競々業業的度了一生，總算報應二字並未臨到我的頭上，我們的孩子，若是愚魯之輩，我倒可以放心啦，偏々の萬祺這孩子聰明絕頂，智謀過人，家學而外，又拜名師，文武藝俱臻上乘，更兼

他抱負不凡，心高志大，倘若是一朝失足，必肇滅門之禍，言之可怕，你們不要忽畧了，在他身上，千萬要處處留心時刻注意，保全着相安無事，我死後，方能冥目，當時時候，我安人，含淚說道，莊主放心吧，外有他兩個叔父監視，內則有妾身管束於他，諒不至於，教你抱恨於泉下，大莊主點了點頭，撒手西歸啦，喪事辦完之後，萬祺倒也自知驚惕，一切言行，全是留心檢點，過了幾載，遠近皆知，萬祺是個忠厚長者，仁德君子，家中老少人等，也就放開懷抱，不來憂慮這報應二字啦，萬祺朱文各舉一子，在湯餅會延席之上，師兄弟又結爲金蘭之友，萬祺居長，廉文次之，于錦彪是老兄弟，插血爲盟從此弟兄們的情義，又接近一層，正趕明末的時代，盜賊橫行民不聊生，他弟兄糾民團保護鄉里由近至遠，衛護鄰封，遐邇得安，萬民稱頌，後來清朝建國，天下太平，人民重睹天日，得度安閑歲月，他弟兄不求功利祿，樂守田園，才得了一個河北三俊的美名，常言說的好，花不常好，月不長圓，萬祺的晦運來臨，交了個太倉三鼠秦尤崔通柳遇春一見傾心，深恨相見之晚，言投意合，結交密友太倉三鼠秦尤崔通柳遇春，朦住了萬祺的智慧，大肆邪說，將他誘入歧途，自此以後，心性改變，最後又交了一個小淫蝶張注壽興風流羽士趙昆福妄談是遂，顛倒事實，鼓他的如黃之舌，用種種激發言詞，可就

把萬祺野心煽起，雖有雄心異志，苦於不得機會又無招集亡之地勢，萬惡的小淫蝶張注壽說明了千疊山，雙峰嶺的滄海鯨魚龍天化，又去焦家寨下說詞，順說五鳥兄弟，

合作，有種種的利益，龍天化樂待乎，借水行舟，於中取事，便慨然應允，幫兵助餉，互相幫助，這個賊見所謀成功，千疊山龍天化是匹夫之勇，那能明白其中含着許多作用，他竟自願請三俊入島，執手一切，小淫蝶張德壽自然是應允於他啦，經他來往幾度的商議，萬祺等在家中，假言去山東 輔肋官府，平服海寇，兩家的家長，並不多疑，概然允，他弟兄一同張德壽，焦家直入千疊山，雙峰嶺，焦家五島，由蓮花山，元寶嶺，前來考查三俊是如何人物，及至相見之後大為重視，打算收為己用，便用聯絡手段，將叟兵與錢糧，竭力的來結合他，萬祺的實力，可就雄厚起來了，更名換姓，改名尹祺祥他的意思是隱去名號，以欺世人，把二弟的名號合在一起，改名為廉斌，遮住大眾的耳目了以免彼家中知曉，張德壽別了他等死在三俠劍上了，忽忽光陰不下十餘年，那日三鼠到山述說以往，尹祺祥一聽，氣的了不的，既至到了焦家寨，不料想竟自打了一個大敗仗，並被人擒去廉斌，萬祺忿怒已極，他這才在步下，討敵要戰，仗着平生的劍術，要活擒四十八小俠幾位，好將掉換廉斌，偏又遇上，諸葛道爺，說破了他的用意，萬祺是大失所望，戀戰無功，只好收兵回了山正在籌畫破敵之策，巧遇見廉斌回來，實指望共議進取之策，不料廉斌，意欲卸甲歸田，解勸了幾句令其歇息，次日事出意料之外，朱文寫書去了，看了書中內容，不由的氣急敗壞，自己即行歸家，用先發自人的手段解決一切，未容他起身，四十八小俠討戰，他想着拿四十八小俠洩一洩心中的惡氣，這

才當先臨敵，萬也想不到，兩回叔父，由四十八小俠到在戰場，叔侄會面將話說僵，萬祺已然是深入迷途，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類言詞。他聽着是決不能入耳的，真有視天地君親帥爲仇敵的意思，親叔姪大動干戈，他本意是將他叔父推倒，教老頭子當場丟臉一堵氣就回家去了，解決了目前的難關，他慢慢再想善後的辦法，孰知兵刃的回力大，金鞭震死三叔父，他不顧一切，逃歸山來，但是他的良心，尙未完全喪盡，所以才哭了個死去活來，口口叫冤，班海三鼠等一千羣賊，百般的解勸，萬祺止淚收聲，說道想不到事情精到這個地步，也罷我給他一個作了不悔了不作的辦法，班海等拍掌贊道着啊，這才是我們綠林道的本旨哪，正在談論之間，忽有探子來報說四十八俠隊中，出來好些人護送一具棺本，投西北上去了，萬祺聞言失口說道，莫非說我叔父的靈，歸家去了嗎，這個賊還真是猜着了，原來因爲他離家之後，就沒有往家寫過信，他的家中豈能不掛念呢，這一日是他爹爹的陰壽，（俗名死劫日子）又是個有錢的人家，自然是鄭重其事的，舉辦這個典禮，這些個年來，萬祺是主祭的孝子，到了今年，他未曾在家，事前侯氏老安人，以爲他必要回家來，辦理陰壽的事情，等到了是日，也沒見他回來，不但是人未回來，連封信也沒有，只得命萬祺之子君兆替他父主祭，等到事後，二莊主與三莊主，到上房來見侯氏老安人，就談起萬祺等之事，三莊主口尊嫂嫂我弟兄，昨日偶得一兆，二夢相同，看來不是甚麼吉祥事兒，老安人笑着說道，你們兩個人，作了一個謎

見的夢的說來我聽聽，辨其吉凶，三莊主說我們夢見房傾屋塌，我們都墮入地內，猛然間霹靂一聲，見君兆遍體紅光，衝空而去，醒來時敲打三更，最可怪的是，我弟兄同時得此異夢請嫂々推測推測大概是凶多吉少吧，侯氏老安人聽罷夢中的情節，嘆息不已，說道：這個夢不祥已極，可是老身近來坐臥不寧，時常的肉跳心驚今日你們又說出這種凶兆，莫非是有甚麼无妄之火，天外飛來麼，二莊主說道我與老三也是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這種異事，又從何而來呢，思來想去，回憶我哥哥的遺言令人可懼，現在姪兒又不在家，自他走後，音信不見，我們有點疑心，或可是在外面，作了甚麼事，要不然他們在外面，有不法的行爲，亦未可知，我等商議再三，決定了我弟兄去一次山東，訪查他等行爲，就算是他們沒有甚麼意外之事，小弟等的意思，我把他們找回家來，一者骨肉團聚，以叙天倫之樂，再者我們大家見着他，也就放心啦，以免被不良的人，把他等引誘壞了，因此來與嫂々商量，你老人家可否允許我們出去找他們嗎，老安見聞言大喜，連說好好好，兄弟你所見甚是，勿論如何，叫他們三個一齊回家來，倘然若有不法的行爲，賢弟們可不要與他動武，趕緊回來，對我說明，爲嫂自有降伏他之法，三太太從旁插言道，嫂々之言無乃太過，咱那孩子斷不能非禮胡爲，老安人慘笑道，三妹妹你是個好好先生那裏省得許多，知其子者莫若其父，你哥哥在世時常說，萬祺這孩子，要是好哇，不愁出將入相，倘然若是招魔走火，那就

法收拾啦，光宗輝祖也是他，禍國傾家可也是他，所以時刻留心，是防着他變性，現在呢有種種的預備，叫爲嫂怎能不願慮到這一層呢，言語之下，不勝悽慘。叔嫂們商量好了，第二天兄弟們起身，入了山東交界，在店房之中就聽說焦家寨劫勝三爺靈柩的事了，其說不一，紛紛談論，最關心的是，千疊山的三寨主，左寨姓廉，右寨姓于，總帥叫尹祺祥，這些名兒，令人起疑，弟兄們暗自計議，莫非說這個奴才，用隱去名號的意義，認真的富了，山大王，真要是這麼一回事兒啊，可就應了哥哥的遺言啦，但願我們所料的不對才好呢，這兄弟兩個，還能停留嗎，自然是連夜趕到黃花鎮而來，路走中途到了四方鎮，弟兄對進鎮店，在飯館之中打尖。巧遇朱文，也在這裏打尖，相見之下，又驚又喜，同他上那裏，現作何事，又問他萬祺于錦彪現在那裏，朱文無法答復，只可說叔父們不要多問，此非談話之所，我們用完了飯之後，找個地方詳細再說吧，二老見他言詞閃爍，情知不妙，他只得按着性子，用罷了酒飯，給錢之後，一同出了酒館，出離鎮店，到在曠野荒郊，找了個大樹林子，來到裏面，爺三個落坐，二老說這你說吧，看這個樣子大概是沒有好事吧，朱文說道，二位叔父哇，這好事二字就不用想啦，就將所沒一切經迥，直說到留書信不辭而別，打算卸甲歸田草堂奉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二老聽罷先後的情形，只氣得，顏色慘變，昏了過去，朱文急忙呼喊，二老翁緩轉過來，咬牙切恨，跌足捶腦，齊聲罵道好奴才，竟自犯上，向朱文說道好孩子，你到家之後，

「不要救我家知道，你趕緊的歸家去吧，朱文問道二位老人家打算怎麼辦呢，二老說道這還有甚麼辦法嗎，我們去找他，能以跟着回家呢，萬事皆休，不然的話，我們這兩條老命拚給他，不就完了嗎，朱文說道請老人家息怒，這個辦法是決對使不得的，請你老人家想情，我適才間所說的話，叔父們不至於沒聽明白吧，就以他勸我的那番話說，他能够跟着回家嗎，跟他拚命，也是沒有甚麼好結果的，兩個老翁怒沖沖的說道，那麼說就算罷了不成，朱文沉想了良久說道，我倒有一個拙見在此，不曉得老人家以為如何，二老叟說有甚麼主張，快快說出來好作商議，朱文說紙裏包不住火，籬巴牆當不住風，若被四十八小俠家知道了，他的真名實姓，派人到家中請你老人家，不是也得去嗎，二老叟聞言，齊說是啦，這便如何是好，朱文說道依我的拙見，二位老人家趕到四十八小及孟二俠大隊，店門自首，請老道作主，或可免去與三俠爲仇作對，至於我師兄的性命，那就得另說了，二老叟一聞此言一齊說道好計好計，只要是保住了不與三俠結冤那不就把我弟兄立斬店門外呢，雖死九泉之下，也是感恩戴德的呀，只可如此辦理，你走你的吧，二老出了樹辨，直奔黃花鎮店房而來，離至切近，被四十八小攔住，盤問他們由那裏來，要往那裏去，有可事件，二老答去見勝爺靈後自首，四十八小也不便再問啦，把他們代到店內上房，稟明了道爺與孟二俠，諸葛道爺一聽，將他弟兄，讓到店內，問其來意，二老跪在面前，哭訴原由，道爺聽明原委並不加罪，反倒賜他們平身，賞給酬

位，萬氏弟兄，難却道爺的盛情，只得叩謝入座，諸葛道爺反對他們安慰了許多，說這二位施主，不要如此，只要你將令侄代回家中，就算成了，萬氏兄弟，亦知道人家勝三爺生前爲人甚是良善，隨說道，道爺，你允我們兄弟將逆子拿來，獻於道爺面前，我們叔侄在老人家靈前領罪，以謝我勝老兄弟靈魂，叩頭哀求不已，諸葛道爺見此情形，哈哈大笑，喜形於色的說道，你們弟兄，既有此等的忠義之心，深堪嘉許，念你等出於至願，准如所請，少時亮隊，到在陣前，你們的侄兒，倘若遵從你們的意旨，束手就擒，實道必要恩施格外，不辨他靈毀勝老三之罪，交你們兩個人，將他帶回家去自行管束可也，兩個老叟聽諸葛道爺發下這種話來，直喜歡的連連行禮，齊呼道爺的天恩，諸葛道爺立刻令四十八小，亮隊奔他們山下，又誰知，叔侄交戰，回力鞭，萬繼宗命喪，惡寇逃回山去了，諸葛道爺很是傷悼，用棺木收殮了死屍，回店房，將萬繼祖讓到上房，再看這個老頭子，就像傻子一樣，兩眼發直，怔怔的一站，道爺看此情形，知道他是動了真心，神志混亂，才有這樣的態度，遂即向前，說道，這也是你們的，家門不幸，也是你祖上的德薄，出此逆事，你往寬裏想吧，俟後，派小兄弟們護送回家去吧，萬繼祖半知不解的，點頭落淚，四十八小俠，無不惻然，命胡大巴代領小兄弟們十名，將棺木上了屍轎，護送他們回原籍去，嚴防叛逆萬祺即尹祺祥，有意外的舉動，倘有錯悞，以你是舅，胡大巴代小兄弟十人，領川資銀兩，保護着萬繼祖，與萬繼宗的靈，立即起身

，直奔河北而來，騎行夜宿，弄只一日，這一天到在了，十二連橋趙北口，萬繼宗雖然明白多啦，向胡大巴說明，先回家去送信，胡大巴點頭答應，率小兄弟押着靈，向萬集緩緩進發，萬繼祖，趕回莊來，到在自家門首，從人們行禮的行禮的行禮，齊聲問道我們三老爺子哪，老人家開言，好生難過順口說道在後面呢，說罷轉身往裏，至後宅進上房，候氏老安人，見二弟神情急迫，忽々而入，就知發生了意外，當先問道三弟呢，二莊主痛哭失聲，說道嫂子啊，老三死了說完了這句話，就昏了過去，衆人七手八脚，連喊帶叫，好容易才還醒過來，老安人急急問道三弟因何致死，二莊主連哭帶說，就把始末的情由，訴說了一遍，當時間上房之中可熱鬧多啦，首先是三老太太，是老夫妻思情義重，得知噩耗，放聲大哭，哭了半截，背過氣去啦，候氏老安人素日，家規森嚴，連小叔子，凡事也得稟明後而行，持家有法，可想而知啦，一旦聞兒子當了山賊，三叔命喪他手，雖然不是他打的死，也得就說是他打死胞叔的了，這個樣兒的事情，候老安人何以善其後，又有甚麼臉面見人呢，對於小嬌可有甚麼話可說呢，活着對不起人，死了還是對不起鬼，百難交集，把個有作有爲的老太太，連急代氣，可就沒有氣兒啦，再就是龐氏娘子，是個最要臉不過的人，得知丈夫作出，這等大逆不孝的事情來，深悔不該，違背爹的遺言，果有今日之變，再想我是他的妻子，這一盤殘局教我怎樣收拾，可還有臉面去見人嗎，再看一看未成丁的幼子君兆，此後將如之何，思親恨夫，愧見寡妻

悲幼子之無歸，柔腸寸斷，痛苦已極，二目覺着一發黑，就栽倒就地，不醒人事啦，這娘兒幾個，可是同時的，閉氣的閉氣，發昏的發昏，僕人們可就忙不過來啦，救醒了三老太太，與龐氏娘子之後，再看老安人，雖然氣轉還，是不醒人事，此時萬君兆，在書房聽見上房中，哭聲振耳，連忙跑來觀看，進門來見大衆，愁眉淚眼，又見祖母，昏迷不醒人事，很忙向前爬到耳邊呼喊，到了兒是親孫子呼喊比別人喊的好使，老安人睜開了二目，看見萬君兆，不由得更加悲痛，老淚縱橫，慘切已極好容易說出話來，頓聲說道，我那苦命的君兆孫兒，想不到你爸爸害的我們一家好苦，話至傷心處，放聲痛哭，老太太又是上，年紀大的人，那禁受的住，這大的變動，哭的工夫大啦，又昏將過去，等到再叫過來的時候，喘嗽不止，連喘帶嗽，隨着吐血來，一家人等，全嚇的面如土色，一個個束手全無策，老安人吐血不止，差不多一腔子血，吐不了多少，手指着君兆，就與世長辭啦。老少人等，放聲痛哭，正在舉哀之際，門外從人飛也似報將進來，於院中說道，啓稟二老爺子得知，門外來了一羣人等，由駝轎上，卸下一口棺木，說是我們三老爺的靈叫咱們合家，趕緊出去迎接。二莊主眼含着痛淚，說道侄兒媳婦你帶着僕婦們，盛殮你婆母，轉身說道，他三審子你帶帶君兆，隨我出去接靈，說着話往外走，又吩咐從人，將上房的門扇與屏風隔等撤下，停放大老太太的棺木，另派從人將西配房的隔扇去掉，好停三莊主的棺本，足從人一齊答應，分頭各幹其事，二莊主忙着，三

作兩步，奔到大門外，此時婆子等接着三老太太帶着君兆，參靈舉哀，焚化了紙錢，抬棺木往裏教給小孩請靈，幾歲的孩子，真是有心哪，噙着個小嘴，一面哭着，口中叫着，三爺爺隨孫孫家來吧。棺木往裏直奔後院，一路走着，君兆喊道，三爺爺呀進大門哪，三爺爺進二門哪，三爺爺進後宅門，及至棺木到了西配房，下了西台階，一半門裏，半門外，將棺木仵好，君兆手指棺木，喊道爺爺你可到了家啦，我也看不見你了，三爺々呀，叫完了跳着脚兒，放聲痛哭，小兄弟們，彼小孩喊的毛孔悚然，被他哭的，無不傷心落淚，後文書萬君照朱光祖在施公案出世，胡大巴問二莊主，上房停的棺本，又是何人，老人家悲々切々の答道，皆因我回來報喪，我嫂々悲傷過度，急氣交加，故耳嘔血身亡，胡大巴聞言，嘆息不止，有力之家好辨事，半天的工夫靈堂也預備齊啦，喪棚也搭上啦，孝衣也全都穿上啦，僧道對壇的經也念上啦，三老太太，到這個時候，才明白過來，自從看見丈夫的棺木，難過到百萬分，動了真急，就糊哩糊塗，婆子們摻扶着，跪就跪，坐就坐，跟傻子一樣，直到僧道開經，笙鈸法器，鐘鼓齊鳴，三老太太，就被這法器一震，濁血散開，神志清醒，方才明白，撫棺痛哭，非要打開看看不成，六十年的夫妻，臨死再見不着面，是決對不能甘心的，大衆百般攔勸，好容易方才勸住，三老太太領着君兆，在配房陪靈，龐氏娘子在上房婆母的棺木旁陪靈，從人等跪在靈前，焚化紙錢冥錠，僧道們打動法器，宣讀經卷，超渡亡魂，早登極樂之地，二莊主穿着

孝服，陪着胡大巴與小兄弟們等，這靈棚中，哭婆母，哭丈夫，哭爺爺的聲音，聞之令人心酸二莊主雖海沒放聲哭，可也是吞聲飲泣。家人等淚眼愁眉，胡大巴與小兄弟們，眼見着這種悽慘的情形也不由得，陪着落淚，替人家難過，雖然是應當即刻回去，不能在此停留，但是這一家老少，悲哀到極點，以人情而論，當然是得解勸，再動身回去亦不爲遲晚，所以就未使即去，等到了第二日，胡大巴打算起身，二莊主再再挽留。多休息幾日，再爲回店不晚，胡大巴見他，攔的懇切，只得應允，當即說明，次日一定得起程回店去交令銷差，不能再爲耽延啦，白天沒有甚麼事情，閑談而外，就是休息，到在定更多天，正在僧道們誦讀經卷，音韻悠揚的時候，忽然見從人，山外面慌張張跑進棚來，口中喊道，二老爺子啊，我們少莊主爺回來了，現在門前下馬，衆人聞言，全然一怔，胡大巴心說這回可糟啦，山賊豈能與我們善罷甘休呢，好生後悔，昨天要是走了，焉有今日之險哪，正在驚懼之間，見山賊已然進了喪棚。原來萬祺自兩軍陣前，退歸山寨痛哭叫冤，賊兵來報說有一族人擁着棺木，向西北去了，這個賊就猜到是他叔父的靈回家，他又一酌量，我二叔護靈回家，必要說明原委，我娘親豈能容得過我，必要率人來到山寨前來找我，到了那個時候豈不是更不好辨了嗎，莫如我即刻動身，有甚麼話到家再說去，拿定了主意，就向班海五烏等說明了心事，班海五烏等點頭稱善，又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兒，你看他無暇多談，換行裝帶應用，跨馬起身，直奔家鄉而來，這

一口黃昏時候，遙望萬集，就在目前，心中覺着異常的難過，也說不出是甚麼滋味來啦，策馬入莊到在門前，天已定更以後啦，聽裏面笙鼓法器，鑼鼓齊鳴，加雜着鐘聲佛號聲音，隱隱的聽有哭聲很是悲慘，他也不由得傷心落淚，把心一橫，翻身下了坐騎，從人們遇來跪倒叩見，並有人往裏通報，萬祺對從人把手一揮，邁步往裏，進了喪棚，見上房停着棺木，配房也停着棺木，心說這倒不錯，犯了重喪啦，見這邊壓着四十八小兄弟們，勃然變色，一聲斷喝，你們來到我家，倒是很好，少時把你等開腔祭靈，以洩我胸中的惡氣，二莊主含着眼淚罵道，逆子啊，逆子啊，你此時回家到來，可就全晚了，你娘因爲逆子你當了山大王，你叔父命喪山前，他被你活活氣壞，吐血而亡，這就是你報答他了養育之恩哪，這個賊雖然是淚流滿面，並不向他二叔答話，轉身奔西配房，上了月台，手扶靈柩，高聲喊道，三叔父哇，三叔父哇，我可不是容心傷害你老人家性命啊，現在我担了這午逆不孝的名兒，真正冤哉冤哉，屈死人也，說完了放聲大哭，三老太太，看見他侄兒回來，在靈前痛哭，只氣得顏色更變，手足顫戰，哆哩哆唆的站起身來，手指着萬祺罵道，我把你這午逆的奴才，兩軍陣前打死你胞叔，回到家你又找他則甚，萬祺叫道播母啊，侄兒我太冤屈啦，在兩軍陣前，我的寶劍插在轡上，將回力鞭，我叔夫因而喪命，我怎麼能够打我的親胞叔哪，三老太太說道，別管是怎麼死的，我來問你，你叔父死了沒死吧，這個賊含着說道，死是死啦，三老太太說到，他死我也不

罷獨生，我們這一個平民，焉敢叫你這堂堂的大寨主，給抵償呢。一不作二不休，請大寨主爺開恩，把我這苦婆子的性命一總兒追了命吧，說着話冷不防的，挺身而萬祺攔來，這個賊見播母跟他撞頭拚命，無法抗拒，只得往旁一閃身，他以爲着還是孝心哪，這一閃可了不得啦。三老太太實指望在他作兒的，身上撞死，這拚命的力量還壓小的了嗎，惡賊一閃身，三老太太就撞空啦，一溜歪斜，搶到月台底下去啦，頭沉腳輕，栽倒在地，頭顱破裂，鮮血淋漓，當時就絕氣身亡啦，二莊主失聲痛恨，罵道，好逆子悞傷胞叔，已然是罪不容誅，竟敢靈堂之上，又治老死寡審，真是沒了天日啦，我這條老命不要啦，回手撕孝衣，提鞭到手，奔過來舉鞭就打，胡大巴一想小兄弟還不拿惡賊有點說不下去，至於是不是賊人的對手，勝負生死就在所不計啦，立刻說道，衆位兄弟，隨我拿賊，這些個小兄弟有華志龍，華志虎，忠義太保良方，賽皂王丁虎，秦浩源，丁龍，方飛，李五，胡大巴，也是一個樣，各亮軍刀，衝將上來，捨命拿賊，這萬祺見小俠圍將上來，不由得哈哈大笑，大罵爾等想是活膩啦，待我來送你等脫生去吧，順手抽出雙龍劍與衆人殺在一起，一面動着手，口中叫道二叔啊，你老人家就不疼我了嗎，侄兒我這午逆的名兒，担得太冤屈呀，二莊主罵道逆子你要是冤屈呀，我們就冤屈大天來啦，口中罵着，手中鞭像風車兒似的，盡命的相拚，就這麼一鬧，把個萬君兆，嚇的跑到上房，棺木旁拉着他娘的衣襟，連聲叫道，娘啊娘啊，這可怎麼辦哪，龐氏娘子，將

萬君兆拖在懷中，叫這苦命的嬌兒呢，眼見得全家殉難，你趕緊逃奔你舅父家中去吧。你要是明白大體，別跟你爹爹學，勿論處到甚麼境遇，不要忘了，忠孝二字，只要能作一個安善良民，也不枉爲娘的十個月懷胎，三年之乳哺，撫養兒一場，但能奉公守法，接續萬氏門中，後代香燭，作娘的死後有知，亦當含笑於九泉，事急矣。吾兒去罷，說着話推開孩子，喊乳公乳母，分咐你們二人，將這苦命的孩子，火速送到西村，舅老爺家內，就提我說的，叫他念手足之情，看管這個，無父無娘的苦命孩子罷，言至情急之處，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粉面發青，四肢亂顫，大聲說道走走走，你們快走罷，君兆牽衣揪帶，捨不得離娘而去，剛烈的娘子，喝道君兆，不要糊塗，大數臨頭，分手了罷。推開了孩子的手，乳公乳母扶着君兆，逃命去了，大娘子再往當院看時，見小兄弟們，橫躺豎臥，鮮血淋漓，不知生死，念輕的和尙與道士，有的爬在經台上，也有鑽到棹底下去的，惟有打坐的那個老道，端然跌坐，閃目垂眉，想是給吓死了。大娘子暗暗想到，我這好丈夫，占山爲王，毀勝三爺的靈柩，戰陣上誤傷胞叔，氣死生身母，靈堂上摔死寡妻，又殺死了這些個小兄弟，在自己的家中，他走了之後，不用說善後的事情我沒法辦，這場官司我也打不起，正在思慮，又見二莊主累到在地，大娘子見此情形，說道我夫，莫非是你瘋狂了不成，這個賊雙劍一和，洒淚言說，世人不能原諒於我，賢妻呀你，難道說你也不能原諒我嗎，大娘子頓足嘆道，我的糊塗人哪，看我就是原諒，你一看

事情到這個地步，叫我如何辨理善後，你說個道兒我聽一聽，萬祺風言，遲疑良久，眼含痛淚叫道賢妻呀，拙夫害了你了，大娘子嚶々々一陣冷笑，說道事如今，害不害的不用提啦，爲妻的一不能，隨你逃脫，去做賊妻，又無法辯理家中的後事，更不能拋頭露面，到公堂去領國法玉章，犯了這彌天大罪，人家三俠還罷容我們存在嗎，眼看着身臨絕地，住那裏去尋活路，假如覓得生門，得以苟延殘喘，清夜長思，試想良心上過得去嗎，你要是聽我這話不相當，你可以說出個辦法來罷，這片話把一個多才廣智亂世的魔頭，問了個張口結舌，待了良久，方才說道好好，你出主意罷，我是無計可施啦，俠烈的娘子，厲聲言道妾身願死在你的寶劍之下，免你內顧之憂，全有節烈之名，這個賊一

此言面色改變，連說好好好，幾年夫妻之情你不顧哈哈，竟敢在我面前放刁撒潑，求生不得，願死何難，想我萬祺，冤屈已極，把這打死胞叔摔死寡妻，氣死養身娘的午逆名兒，加在我的頭上，任我混身是口，遍體是牙，也難分辯明白啦，這個樣的名兒我都担啦，況且是殺妻的名兒還有什麼担不起了，賤婢呀你既不念夫妻之情，我還貪戀什麼恩愛，你就向前受死罷，龐氏娘子從容不迫的，向前一探身，口中說道我這是死得其所啦，說完了話，閉目等死，再不多言，萬祺被迫到這個地方，正成了羞刀懶入鞘的話，只得把心一橫，手起劍落，頭屍兩分，人頭就地滾，死屍到埃塵，當時聞香消玉殞，一命嗚呼，道萬祺二目蒼淚，可是哈哈的苦笑，大叫道我今日劍斬結髮妻，冤哉枉哉，某

有何獲罪於天者，遭此大變也。這個時候胡大巴與衆兄弟全都緩醒過來了，二莊主也明白過來了，他們勉強支持着，站起身來，萬祺一見，一聲大喝說道，原來你們還沒有死呀，我將你們個個的人頭割下，與我家死者的報仇雪恨罷，就把掌中寶劍一順，奔小兄弟而來，小兄弟們，全是身帶重傷，怎能抵抗呢，只得閉目等死，那曉得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由外面縱進一人，大喝行同惡霸的匹夫，劍客爺來追你的性命，等我把你破腹摘心，以謝天下而快人心，萬祺定睛看時，來者乃是巧手連環震北斗龐小魁的長子龐忠，自己的內兄到了，連忙叫道兄長，你老人家暫且息怒，我有下情告知，龐爺並不答言，劈面就是一劍，萬祺閃身躲過，冷笑道給臉不要臉的匹夫，你不過名爲劍客，你是我的對手嗎，你要明白，十大逆的名兒，我都担啦，還在乎殺個大舅子嗎，把龐爺氣的面紅耳赤，大罵匹夫，不要賣俏，我殺不了你，你還殺不了我嗎，今天是有你沒我一面說着，手中劍叟叟，一景接着就是幾劍，原來是龐忠早就得到了，他占山消息早就知道是有話說不出，自己難過自己知道，對不起死父活妹子，氣急交加，把英雄就弩悶病啦，因爲當年他父臨危的時候，把他兄妹姑嫂，喚到床前，老劍客爺說，姑娘占了十全，決沒有好處，叫道忠兒你妹妹的婚姻事，當然是交給你辦理啦，但是給找一個，莊家戶兒的婆家，不要選人才，更不要練文習武的，最好是忠厚老實的莊家漢，倒可白頭偕老，不然的話，必遭意外之變，那你就害了你妹子啦，更對不

起爲父啦，言罷而逝，辨完了白事，直到除服已後，龐爺以爲是老人家臨終，神志昏亂之語，就引用兩句成語給自已解疑。說是順命可從，亂命則可不從。這才獨自專行，將妹妹許與萬祺，過門數年，夫妻們相敬相愛，龐爺深自慶幸，更認爲老父遺言，是病魔之語啦，不會想忽然萬祺占山，龐忠思前想後，怎得不病，近來萬家之事，家中人那兒敢叫龐忠知曉，這夜晚將吃了藥，就躺在床上，閉目養神，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龐忠由床上翻身座起，劉氏安人正要攔丈夫到下，猛聽外面有小孩兒的聲音，叫道舅舅，舅舅呀，旁爺答言說君兆嗎，就聽小孩兒說正是孩兒，說着話來至屋中，跪到行禮，放聲大哭，一面哭着，一面訴說家中所遇的事情，旁爺聽到萬祺摔死了寡審，大英雄愛呀了一聲，說道氣死我也立時就跳下床來，穿上鞋，床頭亮劍，向外就走，劉氏安人喊道，你消一消氣兒罷，病了好久，怎能用武哪，安人說話這個工夫，旁爺早到了院子啦，擰身上房，飛奔妹妹的家宅，進門來看時，見妹妹已然命喪，同胞情義重，又有違背遺言，對不起亡父的一層關係，所以不顧一切，向萬祺死命相爭當場戰有數十個照面，雙劍鎖住了旁爺的單劍用一招大鵬展翅，雙劍往起一指，旁爺的膀臂就立起來了，這個得理不讓人，跟身進步，兜着恥窩就是一腳，只踢得旁忠，大叫一聲，拋了手中劍，口中噴出血來，栽倒在地，當時就沒有氣兒啦，萬祺恨恨言道事已至此，死的越多越好，轉身喝道胡大巴你們這一幫小輩拿頭來，他這句話將說完，沒容他去奔小弟兄，猛聽得經台上

嘩罷一聲響亮，他連忙抬頭觀看，見經台上的老道，一隻手托着禪子邊，一隻手扶了禪子，人家由台上飛下，落在他的面前，萬祺大吃一驚。因爲這棹案，香爐蠟台，經卷木魚，銅磬等，一絲未動，就聽老道口念真言，說道前世種孽因，果報豈非真，藥些方便語，免得害子孫，念完了這幾句禪語，一聲大喝到，着，孽障呀，一經墜落，心性盡皆都滅了不成嗎，萬祺往後到退兩步，問道來者何人。出此惑人之語，那老道口念無量壽佛，孽障呀照我說的這惑人之語，爾要能以頭悟，就譬如身落苦海，得尋寶船一般。惜乎爾之品根已深，難以拔脫，也就是了，雖然是規數使然，也得說怨那俞欽多事。連累貧道，惹此煩惱，萬祺聞言大吃一驚。聽老道所言，大可尋味，又聽那老道說貧道雲游至此，掛塔在三清觀，偶耳隨喜來你家齋酬佛事，不想遇此希奇少有之事，因爲我在佛前的駕前，立下誓願，永久不用武力，違者必遭三災八難。目賭見所未所之事。聽所聞未聞之言，恐破所戒，故作壁上視忍了歸期，終是道不勝魔，實在隱忍不住啦，只得代替俞欽，收你這惡魔的誦障哇，念貧道廿三災八難，的一片婆心，還就受三清教中的法規罷，這個賊聽老道說俞欽他多事猛然省悟，想起師父言過，有一位艾蓮池雲游天下，混跡於市井之中，專修外功別號金針大俠，聽老道的口吻，到有點相像，想罷開口問道，來者是艾老師伯嗎那老道聞言哈哈大笑。說好好好，你既然知道貧道我是何如人也，你把兵刃拋了罷。我將你一掌擊死於此，你這個便宜可就大了，如若以我之慈悲心，鋪

認爲惡念頭，就算是此時你僥倖逃脫，恐不久的受萬禩零副之慘刑，棄屍於市，被人民之咒罵悔之晚矣，早晚終須一死，諒其輕重，池自擇之可也。這賊高聲說道，多謝師伯盛情，奈而此時死不甘心，活一時說一時。將來的事，暫且就管他不着，便是我師在此，亦不能認收藝之名，老道說道，爾敢恃強用武嗎？這個賊冷笑了兩三聲，說道我恩師到來，也不惜一戰，其他者更無可怕也，老道大怒，潤袖一揚，跳在萬禩面前，探掌劈打，好萬禩不管高低，橫劍進招，當時就戰在一處，走了十幾個照面，暗自着急，又一轉念與他戀戰，決無好結果，家中事已然至此，不如一走而了之罷，想好了主意，叫道師伯我要告別了，咱們再遇緣能，老道說，好懶障你往那裏逃脫，這個賊笑道怕你阻我不得，走一個給你看看，看是如何，隨着改變劍招，飛身縱出圈外，褲腰縱出喪棚，老道遂後就追，大喝一聲，留下人頭再走不遞，喊喊喝喝追下去了，此時胡大巴及衆小兄弟們與二莊主招集從人，辨理善後，旁忠也還醒過來了，遣人送到家中，天也亮了，受傷的吃蘿上藥，暫爲歇息，二莊主盛膳死者的屍身，辨理白事，胡大巴與小弟兄們，將息了兩三天，告辭起身這回二莊主也不敢留啦，眼看着人家帶傷而去，胡大巴與小弟兄們，帶着傷趕奔黃花鎮，一路無事。這一天到在店房之中，他們的傷尙未全愈，店門報到，諸葛道爺，令他入店，胡大巴，他說明一切經過，道爺聞耳長嘆了一聲，說道你等既然帶了這麼重的傷，我也就不能怪你們貽誤事情之罪了，給你們一日的假，調養傷痕去

罷，胡大巴聽老道說出賄誤事情的話來，甚是詫疑，可又那敢隱瞞，只得退下，蹲在上房門外，與小弟兄打聽方才知道，敢情是萬祺，連夜逃走。老道真沒赶上他，也真難爲他，趕回千疊山雙峯嶺正趕上班海，轉身往外，班海等連忙問道你的家務辦理完全了嗎？萬祺嘆氣答道，不但完全，而且是乾乾淨淨，決無內顧之憂了，連連嘆氣，趕奔中寨，自己到了大廳等思報仇的事這且不提，單說店中，三太與諸位老人家，這一日，正在上房，道爺，各位老人家，說道俞若梅來了，衆人大喜，忙令傳見，俞若梅進了上方，參武道爺，行禮已畢，道爺賞下座來，謝過之後入座，道爺帶笑開言，問俞若梅，由何處回來俞若梅道前日我送我三位妹妹到碧霞山完了事，又想起我師弟萬祺來，去尋我伯父，情理門戶，以利成機，現在託師伯的虎威，辛喜所謀得成，特來復信，道爺聞言點了點頭，問道你所謀何事成功了呢，俞若梅笑道，弟子樂糊塗了，言語失了次序，望道爺寬容，道爺說道此乃人之恒情，何罪之有，慢慢的詳細說明，我們大衆一齊歡喜歡喜，俞若梅這才根本原由說明，三俠及小兄弟們無不喜悅，原來前者俞若梅將三位女子，送在劉銀祥家中，諸事完畢自己坐定，一想三俊的事情又當如何辦理，反復思想，不能任其橫行，除去伯父以外，決無降伏他們之人，只可找着伯父，洩露他們的陰謀，小兄弟們知道了，想着沒有什麼大閃失了，我去蒙山，尋找我伯父，告知一切，我伯父自然前來收服他等，必須如此辦法，方可成功，自己拿定了主張，當時就起身，星夜趕奔蒙山。

後峯朝雲頂大佛禪院，及至到在廟中，見了監院的，方知伯父去雄關外，連橋宅，雙塔寺，找通明長老去了，俞若梅在廟中住了一宵，次日起身，又奔雄關而來，到在連橋雙塔寺廟前，向門頭僧假言，前來降香，人家把他讓至客堂，知客僧出來款待，他才說了名姓與來意，知客僧連忙報人方丈院，俞欽正與老方丈對坐下棋，聽說是俞若梅到了，告訴知客，帶他來見，知客信遵命退出，不一時帶俞若梅到在屋內，行禮之後，俞欽問道，你由那裏來，怎麼知我在此，俞若梅備說詳細，俞欽聽罷了一切的情形，慨然嘆道：「道高障敗壞清矩，吾之罪也。」當往收之，以了這段因果，老方丈笑道：「請終此局，明日東去，不為晚也。」不然你又遺下這不了之局，應該付與何人收拾呢，俞漸聞方丈語中禪機，笑着答道：「好好，敬遵如命，也就是了，方丈笑道：「當然是了哇，此處那有不了之事呢。」言畢大笑不止。俞欽對俞若梅說道：「你到外面休息去罷，明日早晚動身可也，俞若梅遵諭退出方丈的院中，走至客堂，自有僧人照應一切，晚飯用罷之後，天在剛剛定更之時，俞若梅由廟中出來，在左近散步，流覽風景，休問步月萬際靜寂，秋蟬微鳴，真令人悠然有離塵之後，不覺精神為之一爽，猛然間聞得有馬蹄之聲，由遠而近，俞若梅定睛看時見大道上一騎馬，由東向西，且快且慢，遙見馬後一道黑影，遠遠跟逐，見馬走的沒有影兒了，可看清了後面追逐的人了，見他身法最快，其快如飛，俞若梅暗自測想的前面乘馬的，定是客商之類，後面跟着的，決非良善之輩，可惜是劍術一流的工夫。

竟自作這殺人越貨，沒天良的事兒，情殊可恨，越想越對，決錯不了，可那裏知意呢。凡事不能由着各人的理想鑒定，想是如何便是如何的呀，前面跨馬面行的，乃是朱文朱興武，自從巧遇萬氏二老，分手之後，中途又養了兩天棒傷，這才星夜回家，天交二鼓以後，到在晒甲屯，自己的家門下馬叫門，僕人們聽是少莊主的語音，將門開放，見面行禮，然後接過馬匹，朱文向從人問道，老人家睡覺了沒有，僕人說道老莊主，正在後院與小莊主，練工夫哪，朱文點頭，告訴從人去通報，自己趕奔上房，見了娘親，跪倒行禮，問了起居之後，站起身來，未及落座，老莊主帶了小孩光祖進來給爹爹叩頭，七歲的孩子態度大方，循規蹈矩，實是令人可愛，老莊主看看兒子，看看孫子，異常的高興笑喝道的說道，文兒你還未曾用飯哪吧，朱文答道可不是，老安人這才吩咐媳婦去告訴厨下趕緊備辦酒飯，鄭氏娘子，親身去到厨下，指派僕婦等，配備酒菜，不一時備辦好了，搬至上房，擺備了棹案，老莊主說我們今天，吃個全家福，以叙天倫之樂，老少人等，一同入座，正座上老夫妻二人，老莊主把孫孫光祖，抱在懷中，命家團坐，一同用酒，其樂可知，一面喝着酒，莊主說道，這家庭團聚，方是人間，第一件樂事，可惜文兒你有福不會享，孤身飄流於外，不能朝夕在我二老膝下承歡，便是子道有虧，你妻空帷獨處，有乖夫妻之義，光祖這個孩子你也不管，俗語說養不教父之過，你倒是符合斯言，你想想孝親教子，這是多大的題目，你竟自置之不顧，夫了這二年之久，音信

全疑，這能算是你對嗎，你今日方才到家，爲父本不該責備於你，但是與你師兄等，在外所作何事，說來我聽，老人家這一問，把個朱文給問住啦，爲難的，面紅耳赤，二目漣漣欲淚不知所答，可也難怪他答復不出來，他們所作的營生，在嚴父的面前，怎敢提及一字，不用說對於堂上，不敢直陳，就是對於自己那個四德兼全，貞烈莊重的妻子，也沒法兒說，倒不是懼內不敢說，因爲是禮教所幹，焉有置喙之地，他這麼一着急，醜態畢現，知其子若，莫若其父，老莊主就知道，兒子有了意外的舉動啦，細心體查他的神情，見他面貌之上，隱着無限的悲苦。坐在那裏，老端着架子，像是身上不便的樣子，變異常態，大有可疑，老人家急急問道，我向你說話，你怎麼不回答呢，親父子之間，還有不能說的話嗎，我看你形容消瘦，精神頹靡，坐在那裏，看着就像不好受似的，這種拘促不安的樣兒，實在難看有甚麼隱情，從實說來，我不怪罪你也就是了，你說吧別叫我着急啦，連連催問，倒是怎麼回事兒，你說呀，老太太在旁說道，愛，文兒啊你別教你父親着急啦，他既說不怪罪你，怎麼你還不快說哪，朱文見雙親，這般的憐愛，如此的關心回思自己所作，以及一切的經過，怎不傷心，忍不住淚流滿面，站起身來，跪在他父面前，含悲忍淚的說道，爲兒受我師兄的連累，在外面身入歧途，被敵人所擒，雙腿帶傷現已痊愈，經此波折才明白了一些，棄了我師兄萬祺，退歸家中，請爹爹免於追問，兒從此永守田園，草堂奉親，說吧痛恨不已，老人家聞言，連連點頭，着實勸

感，把孫兒光祖推與了安人，把朱文拉起，問道你說腿上受傷，究竟是受的甚麼傷，你要說與我聽。朱文回答說是棍傷，老人家問道被打多少，打到怎麼樣的地步，朱文回答說，數目不過是二百，當然是皮開肉綻，好在未傷筋骨，老莊主聞言，勃然變色，大喝逆子，你真氣死我也，朱文見老父，大發雷霆，連忙復又跪下，老莊主手指着朱文叫道，奴才呀，奴才，平昔爲父常常對你言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倘若違之，便是大大不孝，並且士可殺不可辱，如被其辱，以死繼之，死不足惜，體面不可失，似乎這陣的話，我說的也太絮叨啦，讓別人聽着，都顯着有點厭煩，大料說，你決不會忘了吧，你竟自受人辱，損傷體膚，違親庭之訓，喪失品格，逆子不孝，並且不肖，你還有何臉面，回家見我，你將辱你之人，對我說明，因何被辱，半字不許隱瞞，將實在聽形，細細說來，稍有含混，就對不起父子之情，關係甚重，快說快說，朱文見老父，情說自已被人打傷，認爲有辱門庭，定不干休，連忙說道，爹爹息怒，責打孩兒這個人，乃是天下十三省總鏢局，勝三爺的師兄，諸葛道爺，令下棍責二百，並非是他受他人之辱，老莊主聞言，怒氣微息，神情稍見緩和，側身歸坐，閉目沉思，約有兩盞熱茶的工夫，猛然睜開二目，沖沖的問道，畜生你竟自在我的面前，說出慌言來了，好好好，這就是你爲人子之道嗎，朱文正色說道，孩兒確是被諸葛道爺責打，決無虛言，老人家說我來問你，適才問你親口說道，身入匪途，叫我別往下追問，你是沒有臉，往外說你所作的事

了，這顯然是有了違法的行爲，既然違了法度，你決够不上，鏢局子人們先責打於你，前言不答後語，怎能說是並無虛言呢，強嘴的奴才，你再辦出個理由來，說給我聽，手拍棹子，吧吧連聲響亮，急氣交加，滿頭是汗，痛子心切，珠淚欲滴，連連威喝，聲色俱厲，朱文見老父氣到這步田地，真好似刀扎肺腑一般，又一想，這個重要的事情，豈可不對老人家說個明白，說明之後，該甚麼罪領甚麼罪，也就是了，要把老人家氣個好歹的，更對不起良心了，想到此處，把心一橫，叫道爹爹你老人家只要不生氣，兒將詳細情形，向你老人家說明，將話說完，你老人家願意怎麼辦孩兒的罪，孩兒便怎麼領，你老人家千萬別生氣，就成了，老莊主開言，說好好你說吧，我不生氣，就是了，朱文方把始原由，合盤托出，說到了身入千疊山雙峯嶺，聚衆招賢，老頭兒說你等等說，聽你的話，你們是當山大王了，朱文說爹爹呀，我們作的事，比山大王的名啊，還大的多呢，老莊主一聽，說好好好够英雄了，往下說，朱文接續着，直說到棍打二百，寬恩釋放，留書萬祺，中途遇二老，連夜回家，老頭子一聽兒子毀了勝三爺之靈柩惹着了三俠，氣的他哈哈大笑，站起身來，冲着朱文，口稱二寨主在上，小老兒不知左二寨主的道到，禮貌不週，望多原諒，羞的個朱文，不敢抬頭老人家站起身來，劈面唾了一口中罵，逆子啊，你害的我好苦啊，你來看，我是賊父，手指着安人說道，他是賊母，叫道朱文呀，你對的起你妻子嗎，你累他作了賊妻，手指着光祖叫道，小冤家呀，可叻你投生

一、場偏偏生在山賊家中，也是你命裏該當啊，又向衆僕人頽脚道，哈哈，你們都成見賊奴了，又拍着自己的胸膛，叫道我朱守義，生下了此子，有何臉面與先人在泉下相了。朱文磕頭流血，高叫爹爹呀，你老人家，允許了孩兒，不生氣，怎麼又生起氣來了呢。老莊主當時壓着惡氣，說對呀，這回你鬧住啦，好好，我就不生氣，遂即轉身落坐，唉了一聲說道，老天爺不公道啊，就許作兒女的朦混老子，這當爹的麼對於兒女，決無半點虛兒，真真也是奇怪，怎麼人人，也脫不出這個道理去呢，你起來吧，我有話對你說，朱文這才，站起身形，立在旁邊，老莊主說，最後有幾句話，告訴於你，但不知你能否聽從嗎，朱文流淚言道，自此遵守庭訓，決不再違，倘有忽畧，則非朱氏的子嗣，老人家說唉，你別往近裏說啦，現在我們朱姓，就把你除名不算啦，自此以後，斷絕父子關係，不是爲父的狠心，皆因是不能爲忤逆的兒子得罪祖宗，你明白啦，你記着。既然失身爲匪，進一步更作了忤逆，清白門第，怎得能留啊，只可將你逐出，天寬地濶，任你而行，你若是不忍陷親於不義，任勞任怨，努力上進，就是不能轟轟烈烈作一場事業，也得脫去賊皮，露了本來面目，那時爲父的，必然親身去找你回家，骨肉重得團聚，以前所言要是作不到哇，你離家之後，生之死之，吾不之問也，言盡於此，分別了吧，用手往外一指，斷喝道走走走，倘若延遲，我可是一頭碰死，朱文口中答道兒謹算父訓，走就是了，但是天到這般時候，求爹爹開恩，等到天明，紅日不出，兒必離家。

說話之間，聲淚俱下，老人家閉目低頭，慘然說道：「好吧，歸你自己房屋去罷，朱文磕金退出，歸到自己臥房，漱口靜面，擦去臉上的血跡，臨鏡自照，頭上已磕腫了一個疙瘩，濕濕流血，由兜囊取出金齋藥來，敷好，將血止住，坐在椅兒之上，僕婦獻上茶來，隨後擺上酒來，他以酒解愁，自斟自飲，忽然簾子一起，鄭氏娘子，領着光祖，走進房來，拉着孩子，在床榻上落坐，默々無言，低頭落淚。朱文愧對賢妻，疼愛幼子，這兒女情，壓服住了英雄氣，不但是他，人盡如此，凡是英雄氣壯，偏是兒女情長，若是沒有兒女情的，著者可不是武斷，敢決定的說，那樣兒的人，就不能有英雄氣，朱文怎好向妻子來找話兒說，這就是有孩子的便宜道，不好思想，給床頭人下氣，只可以着孩子作題目，便可化怨氣爲烏有，自然就可以說幾句體貼的話兒，朱文是大英雄，豈無男子的本色，當時搭袖着叫道：「光祖啊，乖乖啊，你想我了吧，來來跟爲父親親吧，明日紅日不出，我就長行了，是否還能相見，那就不能預定啦，光祖這孩子，年方七歲，生就的千靈百怪，甚麼話都能聽得出，聽他父親說的如此悽慘，並且是父子天性，孩子把小嘴一撇，哇的一聲就哭啦，一面哭着，口中叫道：「爹爹呀，隨着邁開小腿，向他父親攙來，朱文痛徹肺腑，伸手來接，意思是怕孩子跌倒了，那想到鄭氏娘子，探身將孩子抱起，小孩子的天性，有爹在跟前，決不怕媽，並且是他爹叫他，他娘抱着他不能過去，小心眼裏更明白，這不是得着有理的了嗎，放聲大哭，口中叨叨說着，找我爹呀，找我爹

鄭氏大娘把老福放在床上，用手推着孩子說道，不准你哭，不許你與他接近，好孩子你聽娘的話，他是當了山大王的人啦，你要明白，朱氏門中，就指望你接繼後世，你倘若要受了山大王的傳染，咱們家可就要斷絕宗祧，還有指望嗎，小孩子是從小看大，三歲至老，你若是不遵爲娘訓教，那我就認爲忤逆的子，長大了也是叛反，莫若把你摔死我也不活着，倒也乾淨，這片話把孩子也吓住了，不敢哭啦，把朱文也鬧的說不出話來了，原來是鄭氏娘子，不容孩子過去，就要振作綱紀，述說幾句，朱文一聽人家所說的話，雖然是句句譏諷，但是無話可答，只可聽之而已越聽越難過，實無容身之地，好容易等着人家指着孩子，教訓大人，長篇大論的說完，想着說幾句臨別之言，不料想鄭氏娘子，命僕婦收拾舖的蓋的，送到老太太屋中去，婆子們那敢違背，進到屋中將衾枕破收拾好，抱着去了，大娘子抱起光祖，眼皮不抬，往外就走，朱文萬般無奈，因爲指望着他，執掌家務，不得已的向前伸手拉住裙帶，叫個娘子啊，你心何其太狠，如此的分手，家中親老子幼，叫我如何放心，鄭氏娘子轉過身來，也就忍不住，珠淚滾滾，咳了一聲，叫道糊塗的人啦，我素日甚麼性情，數載的工夫，你還不知道嗎，你又不是不明白呀，父子至親，夫妻至近，我們是結髮伉儷，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又道是男女居室夫妻乃之大倫，你雖失足，能以臨崖勒馬，幸喜尚可補救於萬一，老父將你逐出家門亦是爲大義所迫，並且免的三姨四十八小搶劫，披及合族，故不得已，忍心爲之，你道

才所云，親老子幼，放心不下，我來問你，在山中爲王時，殺人放火，彼時你可憶及家中之老幼嗎？被擒至四十八小俠的店中，延頸待戮，彼此你將父母妻子，託與何人，竟自從容就義，以報你師兄萬祺，幾句話問的朱文，二目冒火，滿臉發燒，緘口無言，低頭無語，大娘子又說道：矛盾之詞，請勿復言，妾身本當，溫語勸解，善言安慰，方是我們作婦人的道理，然則這是小節呀！我們這樣兒的人，既是自命不凡，當以大義爲前提，並且是我怕你，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誤你前途，那還了得，因而鐵着心腸，冷着面孔，激發你的英雄氣，奮志前途，鵬程萬里，指日可待，飛黃騰達，自是意中事。衣錦榮歸，光復門庭，方不負君平生所學，也不幸負此生，名成身榮，骨肉團聚，再叙天倫之樂，不爲晚也，此行請君，開懷抱，我們忠孝傳家，詩書繼世，老人輩百善而無一惡，你雖失足，但是已然猛，醒佛費云：一世爲惡，忽然回頭向善，註爲第一善人，一爲善然，世惡作惡，註爲第一惡人，以此類推丈夫你，還不失爲良善之人，吉人天相，可必多憂，家中事，妾自當之，承歡膝下，以慰雙親之晚年，執掌門庭，率由舊章，不改舊家風，循循善誘，光祖發奮上進，繼承祖宗之餘德，必要叫他文成武就，等你歸來，再與他另投明師，教導於他，總之請君免去內顧之憂，妾身是克盡婦道，餘者非我所知，待君衣錦歸時，扶親携子，迎於中庭，那時再暢談已往吧，前途珍重，請君注意，言盡於此，可暫別矣，說罷飄飄拜了塵拜，忍淚抱子，出門而去，把一個孝義無雙的大英雄，就止在

棟案前，呆了良久，噴出一口氣來，說：「嗚呼，吾乃天下第一箇大惡人也，說罷拭淚入廬，自斟自飲，少時金雞三唱，曙遲一逼已然天明，僕人時候看，淨面已畢，來在外面，衝着父母的臥房，碰了幾個頭，站起身來，把心一橫，轉身向外，從人牽過甘草黃驃駒，英雄接過馬來，見鞍橋後，稍着一個極大的擗套，心中明白，更覺着難過，接絲鞭到手，翻身上丁坐騎，策馬出莊，走出約有半里來路，勒馬回頭，觀看故鄉，慘然淚下，痛想道：「是何年何月，方得回歸五內如焚，手捶胸膛，登裏跌足，這匹戰馬，頗通靈性，覺着主人用力朶足，以爲着是叫他快跑啦，當時就把竹籤子耳朵一掙，往下一伏腰，是咬嚼環瞪雙睛，翻蹄腕，亮掌釘，四蹄瞪開，其快如飛，馬這麼一開腿，他險些由馬上掉下來，定了定神，暗道：「你是鬧着難受哇，既然高興，那就跑罷，這可算信馬出疆，他的精神恍惚，也不曉得跑出多遠來啦，狂聽得經聲佛號，有人念道南無阿彌陀佛，聲音洪亮，正要勒馬觀看，忽聽一聲大大，喝道：「朱文駿障囑你要往那裏去，朱文此時就把馬勒住了，轉面看時，廟旁樹下，站着一僧二俗，策馬進前，才看出來恩師在此，連忙下馬，跪倒俞欽的面前，口稱恩師在上，弟子身該萬死，俞欽哈哈大笑說道：「有緣啊，有緣，原來是會若梅，廟外賞月，見一騎馬的在前，後面有道中人跟隨，認爲必是，有幾人越賞的意思，引動了好奇之心，就暗中跟將下來，及至進了人家的住宅，見那個人，在窗外偷聽，還疑惑是有偷盜的嫌疑呢，也就藏身簷下，仔細一聽，才聽出來是朱師兒，

大庭受親資聽完了這一幕，草堂訓子，追到配房來探聽，又聽了，回燈下勸夫，俞若梅也跟着大恸同情之淚，聽人家把話已說完，沒有甚麼可聽得了，撤身上房，只見那個人，也如飛的向外去了，俞若梅隨後追趕，到在莊，就失去那人的蹤跡，既而又一想，管他剛甚，我趕緊回廟爲是，所以就不來尋找，一逕回廟，進山門直至客堂，小沙彌見了說道：適才間，老人家找你，我們廟前廟後，尋找遍了也沒找着，你往那裏去了，俞若梅說因有一點事情，故而延遲，煩勞小師傅與我轉達一聲吧，小沙彌說老人家有話那時回來，叫你即刻去見，俞若梅急忙站起身來，小沙彌領前引路，到在方丈院內，進了禪堂，見二位高人，對坐而談，老人家見俞若梅來到，當即詢問適才上那裏去了，俞若梅說將所見所聞，稟知恩師，忽然間二高人厲聲問道：窗外何人，外面無人答言，俞欽笑道：有話進屋來說，要是想着逃走，林怪老朽要得罪了，就聽外面有人答言，老人家惠怒，小子進內謁見，簾籠一起，由外面進來一人，一身青緞色軟靠，劍眉虎目，方面大耳，氣宇軒昂，一表非俗，雙膝跪倒向上叩頭，俞若梅一見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你呀，隨向老方丈說，此子蕭銀龍乃是蕭三俠之子，原來來者正是蕭銀龍，討令暗探廉斌，身入敵營，竊聽他師兄弟談話幸耳未被發覺，以後既至左寨，眼看蕭廉斌，修書起身，在暗地跟着，店房遇二老，在樹林竊聽他們談話，得知底蘊，廉斌回家，蕭銀龍遠遠跟着，過了連橋驛，就知後面有人追他，在廉斌家中，聽明了一切，飛身出莊就隱在樹後

，尋追他那個人出來，蕭銀龍心說，你跟了我半宵啦，我倒看看你是何如人也，就遠遠的追隨，進廟之後，各處尋找聽屋中有人話語，側耳靜聽，方才明白全是一家人，轉身要走，屋裏問下來了。暗暗佩服，遂即答話，進屋相見，說明了自己的來意，二高將他扶起，他與俞若梅相見，俞欽要過文房四寶，寫了封書信，交與蕭銀龍，說煩你拿我這封書信，趕奔十二連橋北碧雲寺，前去投遞，然後你在合陽驛裕元店等候，我們一同向河南去，蕭銀龍接書，告辭去了。天亮以後，俞欽告辭，老方丈相送，至廟外將要作別，忽見一騎馬如飛而至，細看馬上的人，正是朱文，俞欽不由得一陣感慨，可見得聚散非是偶然的，這才將他叫住，朱文過來跪倒請安，俞欽叫他拜見了老方丈，再見過了師妹俞若梅，朱文行禮已畢，站在一旁，俞爺說你們在此稍候，手挽老方丈，進廟去了，工夫不大，兩位高人由廟裏回來，俞爺由袍袖之中，取出書信一封，遞與朱文，說道孽障啊，你的事吾已盡知，師徒巧遇亦是前緣，這封書助你安身立業，顯達雲程，務須謹言慎行，朱文接書在手，又謝恩師指迷之恩，俞爺把手一揮，說你去吧，且看你的將來吧，若再自誤，必以飛劍誅之，勿謂老朽不慈悲，朱文唯唯聽命，拜別老人家與師妹，拉馬去了，俞爺向方丈拱手作別，師徒們，趕奔合陽驛，到了裕元店內，會見蕭銀龍，少俠客回說，書信送到監寺的手中，據說長老赴五台去了，他說道僧人將書信，追去送與弟子，致意老人家決無遺悞，高僧嘆道，因他與汝父至近，又恐其赴五台起程，因

耳命你連夜前去投遞，可惜終是未及，俞若梅問道：伯父這封書信，有重大的關係嗎？俞爺點頭，不語，二人豈敢再問，俞爺沉音良久，這才說道：你們兩個人，先奔店房，見諸葛道爺替我致意問候，對他說，老朽隨後就來，分哨完畢，飄揚闖袖，出店而去，他兩個人，連夜趕回黃花店，至店門，二人隨着進店，將一切經過說明，道爺一聽老人家俞爺不久到來，喜悅之極，一者是解決她羣匪賊，不至於爲難了，而且多年不見的故友，一旦相逢其樂可知，簫銀龍等交代了自己公事，回到小兄弟們之中去了，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分解。

武俠小說 三俠圖

小說實爲茶餘酒後消遣之品。而內容多含勉人爲善。亦能將惡念於無形默消。所以有領導社會。其風易俗之功匪大。故出版家多如過江之鯽。述武俠者。其人武功絕倫。拯弱抑強。擒狐。除惡。爲盡義務天職。不爲己身學。專爲他人忙。惻隱之處。莫是令人拍案叫絕。斬惡。除惡。令人驚心悅目。斯書如燕冲方環之輩。皆武功輕捷之人。其忠正惱奸巧。處處愛物敬人。故有大俠之稱。捉淫賊。探險山。皆不爲己事而與仇者結冤。伊輩少年英雄。並無暇思。勇往直前。雖有一般成名老俠客相佐。亦是死裏逃生。險到萬分。如徐侍郎奉密旨。擒獲江南訪三俠。丟御關。冲王府救二小。英雄聚會武昌府。惡錫芬女裝鬧武昌。衆英雄奇計誅人妖。兩俠結仇。黃花鎮怒擺盪陽會。單拳震老陶。燕凌霄成名江寧府。夜月訪梅花。浩然更巧得聚龍婚。英雄美女成眷屬。虎邱山救駕。皇帝感恩御賜三俠圖。燕冲初探貯寶樓劍斬無敵仙。二打玄武湖梅花女智擒王者香。九劍客大聚會。九劍客九探萬仙觀。智斬白蓮僧。三俠面聖加官晉爵。仗儷威名播朝野。逃名避險三俠跡。走風塵。書中要目節節緊湊。火燒高過他種說部。真令閱者愛不釋手。各界人士。已人手一篇矣。此書特點字不多而精。話不多而迫乎其天。句子新穎。字體美觀。是其優點。故本不文不致爲序。僅記其實而已。閱者一試方知不謬也。

先生你看過三俠劍嗎？三俠劍上那個勝英。是七十多歲啦。這金刀會七義上的勝英。是少年英俊時代。他怎麼學的藝？他怎麼與明清八義結拜。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怎麼開設十三省總局子。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怎麼訪的孟蕭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所作所爲的一生事跡。可惜各大都市。未有勝英這一口金刀會七義的書來販賣。敝店不惜重金特邀。著雍正劍俠團的。常杰森老先生之高足。蔣君珍庭。撰著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純用北京說言。勝英俠肝義胆。濟困扶弱的事蹟。一字不落。合盤說出來。警醒社會奸詐之輩。引起國人好武術的真精神，誰說是一冊野史小說。或能扭轉人心理啊。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現已出版。每冊定價七角。每月出書一次。各省市大書店。均有代售。各書攤未有不代賣的。還有幾句口號是？

注 意

要知道。勝英怎麼學藝下山。成名爲俠客。不可不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英雄怎麼會師兄弟八位？怎麼結的拜。更不可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號爲明清八義？又不能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設立十三省總鏢局子？更不可不看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明清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又更不能不看。勝英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遇見孟蕭二俠。如何稱爲三俠劍？尤其的。不可不看金刀會七義

總發行所 益新書店

